

長篇武俠小說

陶江風雲

鄭証因著



上海图书馆藏书

鄭證因著

長篇小說武
閩江風雲

上海勵力出版社印行

A541 212 0036 0285B



有盜改者必究
如

519975

說小俠武篇長

錄目 [雲風江閩]

第十回	第九回	第八回	第七回	第六回	第五回	第四回	第三回	第二回	第一回
水塢開山	荒村惡鬥	救兄自縊	越獄脫逃	魚腹祕藏	栽賊陷害	伸冤受辱	蔡妻慘死	蓮姑拒暴	鐵琵琶手
……七七	……六八	……五九	……五〇	……四二	……三三	……二六	……一七	……九	……一

長篇技
擊小說

閩江風雲

鄭證因著

一 鐵琵琶手

在毘安道，延平府境內，劍溪北岸，五華山的山腳下，有一個村子叫永和村，這個村莊並不大，也不過百十戶人家，散散落落，這永和村的人，全是以勞力生活，種些山田，有的在這一帶當腳夫，搬運貨物，還有十幾家，全是養船的，這一個村莊中，沒有大地主和富農，有些田地的，也不過是將將够一家溫飽，這十幾家養船的，還比較着富裕些，可是全沒有很大的船，不過在沿江一帶裝些貨物，他們在航路上所去的地方也不甚遠，有時帶些客人，和些個零星商販，沿江一帶往來的這麼謀生，這班養船的，只要船一回來，全是要回到永和村，住上三天五日，在江口，兜攬好生意再走一趨，因為大宗的貨運，全有成幫的航船包運，他們作些零散生意，倒也足能養贖家小。

在這永和村的村子邊上緊靠山坡這裏有一戶人家，這人姓蔡名牽，他養着一條船，船隻也不大，只用了三個伙計，自己雖是管船的，也跟着一樣辛苦，這蔡牽早年，也是游手好閑的漢子，從前連這隻船的產業全沒有，只在蒲田縣一帶，作些勞力生涯，他不斷的到大碑山一帶，大碑山的少林寺，那是名震全國的大叢林，更是武術的發源地，所有山上的僧人，沒有一個不會武功的，蔡牽那時不過二十多歲，正是年輕力壯的時候，這少林寺廟產頗多，廟中僧人，決不是只會吃齋唸佛，他們除了鍛鍊

本門武功之外，五百多名僧人，每天全有操作，因為寺中的開銷浩大，所以山上所出產的東西，平常總是運到莆田去賣出，好置備寺中所缺少的一切，這個蔡牽那時就在大碑山一帶當着腳夫，漸漸的和廟中的僧人們熟識了，他常常的給廟中運送食糧山貨等，蔡牽不斷的問僧人們，問起他少林派所練的功夫，自己很有心學些少林門的武術，不過終日的以勞力維持着生活，他空有這種想念，實難如願，並且少林門的功夫，也不是隨便就輕易傳人的。

蔡牽所最熟識的一位僧人，名叫淨業，他是在少林寺中監院座下，管理着廟中採辦的事情，蔡牽和他的日子一長，是很熟了，他總想着自己在前些年也會和人家練過一年多功夫，不過只覺得身軀健壯些，至於手脚却一點真實的本領沒有，他想着在這淨業身上討教個三招兩式的，可是他每逢一說這種話。這位僧人不過微微一笑，趕緊用別的話岔開，蔡牽知道人家不肯輕易對自己這種門外漢談本門的功夫，可是每次從莆田縣採辦貨物回來，蔡牽和幾個同伴們，一直的跟着送到山上，這一段山道，總有四五里地，因為已經是修整好了的道路，走着倒是方便。

這位淨業和尚，年歲也並不大，不過三旬左右，蔡牽跟隨他往返在山道中，總是看到他走路時必貼着山道的邊上，不和蔡牽這些腳夫們一同在山道當中走，不過他每走出幾步去，不是雙手向那老樹幹上推一下，就是單手向那樹皮上劃一下，簡直是看不出他是何用意，蔡牽心裏奇怪，這出家人真叫個別，你說他是一個會武功的人，可是練功夫，總得也有個架子，自己並且不斷的在縣城中看到練武的人物，口中常在說着，把式把式，全憑架式，沒有架式，不算把式，這是練武的死規矩，牢不可破的定義，這個淨業和尚，走起路來，非貼着道邊，一路上直到出山口，他是走幾步，這麼向樹上推一

下，按一下的，簡直不知他是什麼毛病，蔡牽因爲跟他日子多了，平時對這淨業和尚就稱是淨師傅，他有時也在笑着向這淨師傅問道：「淨師傅，我們就是外行，你也可以告訴我們，你爲什麼走路非這麼走不可，這是不是也是你們少林寺的一種功夫？」這淨業和尚只是微笑着道：「或者也算一種功夫。」蔡牽道：「這叫什麼名字，有什麼用？」淨業和尚微笑着道：「我也不知道，我已經成了毛病，我這兩手不向樹上用些力，漲得不好受，你明白了。」蔡牽心說：我那會明白。蔡牽自幼就是一個貧寒子弟出身，也沒唸過書，父母又死的早，最後只剩一個老年的孀母，算是把他照顧大了，他是一天書沒唸過，可是這種人因爲他後來也會名震長江上下游一帶，雖則終遭覆滅，可究竟不是一個平常人物，他總有一點過人的聰明，淨業和尚對他這麼說了，他也當作閑話，因爲和尚是討厭人問他們練武的事，緊自向他問，惹的他不快，並且這位淨師傅，對自己也很有體恤，除了照付勞力工資以外，有時天色太晚了，可是決不肯留他在山上住，必要親自到齋堂裏找那剩下的飯食，叫蔡牽飽餐一頓再下山，這麼好好的事情，爲什麼因爲說閑話惹人的不快，蔡牽因爲和尚這種舉動，他又不瘋不傻，一定另有原故，他暗地裏留了意。

因爲蔡牽在這大碑山的時間很久，趕到一個秋深的時候，他這才看出和尚這種動作，是一種極好的功夫，因爲這時樹葉子正在枯乾飄落的時候，這個淨師傅他只要雙手向樹身上一按，也看不到樹身着了多大的力量，可是樹帽子上面的樹葉子，立刻像雨一般，紛紛落下來，因爲又沒有風，上面也沒有大羣的鳥，樹葉子是一種零落的往下掉，這麼紛紛落下來，這很顯然是他力量震的了，不過這種樹全很古老，樹幹最細的也夠上合圍，蔡牽就知道他這種力量可大了，自己索性不說破，這位淨師傅，

他雙手推樹，差不多全是顯明的地方，可是他單手向樹上劃一下，揮一下的，總是轉到樹蔭，好像故意的繞着走轉一下，蔡牽趕緊暗地裏細查，凡是這位淨師傅手掌所揮之後，不只於樹皮剝落，連裏邊的樹身全是一道深溝，不過也有高些的地方，也有矮些的地方，不仔細注意時誰也不理會，這個蔡牽他對於這個淨師傅越發的變着法子對他恭謹，並且在操作上，也個別的賣力氣，安心的苦幹，對於付與他勞資的時候，總是不肯多取，自己口頭上也不說出，情形上是除了勞力所得，願意稍効些力，這樣一連二年歲的光景。

這次因爲在一個歲末，沒有多少事，別的脚步夫全不用了，這位淨師傅也是容心要照顧蔡牽，並且這淨業和尚在監院前，也替蔡牽說了許多好話，說他非常樸實。所以明明是可以帶着寺僧，無須再用脚夫，這淨業和尚，却還是照樣的照顧他，叫他賺些工資，這天蔡牽挑着一個担子，從城中回來，路是很遠，這個担子總有二百斤左右，趕走到山道上時，蔡牽紅頭漲臉，一個嚴冬時候，他反倒滿臉冒起汗來，淨業和尚道：「蔡老二，一恍的工夫，二年多的光景，你的力氣越發大了，不過這付担子過重了，天色很早，緩緩氣，歇一歇再走，一氣兒就可以到了寺中。」蔡牽道：「我倒不覺得怎樣累，歇一歇也好，我們這種賣力氣的人，不怕用力氣，只要吃得飽，淨師傅，這二年來，你個別的照顧我，我真感激你，我們就怕的是閑着沒有事作，力氣立刻就滅。」淨業也坐在一片山石上，看看蔡牽，這麼年輕力壯，並且也很誠實，倒也很喜歡他。

蔡牽悶了好久的事，好容易有了這種機會，遂向淨業和尚道：「淨師傅，我先說在頭裏，我問你的話，看是不對，淨師傅你可別生氣，我不問明白了，我心裏急的慌。」遂指着道旁的一棵大樹又道：「

淨師傅，你好厲害的手法，這麼結實的樹幹，凡是你手摸的地方，我已經看過，全成了深溝，並且你雙手所推到的樹，落葉紛紛，這是多麼大的力量，我蔡牽，可惜是個受苦人，我沒有福來學這種的功夫，並且我的年歲也大。決不敢作那種妄想，淨師傅，你能叫我明白明白麼？你只把這種名目告訴我，我就非常感激了。」這位淨業和尚向蔡牽道：「蔡老二，你倒很當心，不錯，你說的不差，這種力量不小，只是你知道了也沒有什麼用，你要知道這種工夫，完全憑着苦心鍛練，就是一個「恆」字，沒有什麼神祕，沒有什麼玄奧，我所用的推樹的力量，在少林門中，論掌式叫「披山掌」，論這種力量就是「大力金剛手」至於那單手向樹上劃，名叫「鐵琵琶」，這種功夫全不是一年半載所能練上來的，我告訴你，你不致於再懷疑了，二年來，我也看得出，你很有心想學些我們少林寺的武術，其實少林寺的武功，並不像外邊所傳的那麼神祕，只是這種拳術，當初精究的和平人的身體氣血運行之理，只是不能隨便的傳授人，這就因為武術這件事，給好處說強壯筋骨，鍛練體魄，武術練得有真傳，受過名人指點，有養生保命之功，可是給壞處說，武術是殺人的一種技術，人的品類不齊，傳授給心術正大的人，他就是不能借着武功殺貪官，濟貧窮，也可以作為他個人養生保命鍛練身心的功夫，可是若遇上一個心術不良，品性不端，他能仗着一身武術去造無邊的罪孽，所以少林門傳授武功，十分嚴格，你年歲也不適宜，並且也不是一年半載所能鍛練出來的，你現在雖作些苦工，但是你的前途不可限量，你有這份好體格，有這兩膀子氣力，向一個正當路邁進也能創立未來的事業，又何必徒費這種功夫。」

蔡牽道：「淨師傅說的話，一點不差，我認爲我本身也實沒有這種力量再練少林門的武術，可是淨師傅你說的明白，你現時之操練的這兩樣功夫，我認爲我很可以練，我也不盼望他什麼時候有成就

，我不論去作什麼事業，我天天要是在這兩手功夫上下些功夫，我這一輩子不把他攔下，難道就沒有練出來的時候麼。」淨業和尚點點頭道：「你這個話很有道理，鐵杵磨鏽針，功到自然成，你要安定了這種心，漫說是這兩件功夫，不論什麼事，沒有不成就的，你在我身邊二年多的工夫，我看你倒還能刻苦用功，不過練這種功夫，沒有什麼大用，並且你可不要安着不論幾年之後，這種功夫有了成就，到了火候，你用他去耀武揚威，也想在武林稱雄，那可是取死之道。」蔡牽一聽淨業和尚有了口風，肯傳授他這兩手功夫，他趕忙的往淨業和尚面前一跪，他剛跪下，淨業和尚已經伸手把他抓起，如提嬰兒，把面色一沉向蔡牽道：「我却不許你這樣，你可知道我本門中門規至嚴，我既不能收你作弟子，你也不能入我門戶，你爲什麼給我行禮。」這一來弄得蔡牽臉漲得像紫茄子，好不得勁，嘖嘖着說道：「淨師傅，你肯指教我一些，我不該給你行禮麼。」淨業和尚看到蔡牽這種窘狀，也覺得有些過意不去，忙的靦然說道：「蔡老二，你不要怪罪我無情，不是這個意思，因爲你所看到的這兩種功夫，在我少林寺中，雖則加入七十二藝中，可是這種功夫，却完全在個人苦心鍛練，才能成就，不過下手練時，却需要指點一下，不是單像我隨手一試，所能練的，內裏的氣血，需要調和，你這種情形，我很難，我不能不對你指點一下，可是我這種情形，可犯着寺規，好在我就是傳給你這兩手功夫，也不是三年五載就能運用的，你真能够苦心鍛練下去，真有了成就，我雖犯些門規，也還值得」蔡牽一聽大喜，恭恭敬敬站在淨業和尚面前，淨業和尚反倒微笑着伸伸手，向蔡牽道：「你坐下，我略微的告訴你一些，細說了，你也不易領悟。」蔡牽也趕忙坐在石頭上。

淨業和尚道：「無論練那一個的功夫，同是一樣，精氣神，手眼身，這就叫六合，至於六合怎樣

才能歸一，我無法向你細說，說了你也未必懂，主要的你记住了，氣靜神凝，練那一種功夫，也能保練出來。」說到這，淨業和尙站起來，給蔡牽擺了個架子，是半馬樁式，這種架子是容易看容易懂，可是沉肩下氣，氣納丹田，淨業和尙用極淺俗的話，極容易懂的法，向蔡牽說了一番，蔡牽不住點頭，他却立時領悟，這種意思，自己照樣的也那麼站了個架子，因為蔡牽知道是難得的機會，所以此時精神貫注，對於淨業和尙手脚所出來的樣式，他照樣的擺出來，一點不差，淨業和尙哼了一聲，點點頭，跟着說道：「照這樣向樹身上左右雙掌齊揮，再換到正面，迎面的向樹身上打。」趕到蔡牽照樣的也這麼試演了一下，淨業和尙道：「蔡老二，你用力了，力用得猛了，這就不是自然之力，把氣沉下去，雙掌向外發時，氣不要向上浮。」蔡牽又照樣試了一次，淨業和尙點點頭道：「你這樣只要日子長了，你自然能體會出力出於自然之理」跟着又把鐵琵琶手的打法，也照樣的在蔡牽的面前練了兩次，告訴蔡牽道：「這種架式，像你這種被我略加指點，自己去下功夫，只能用大鵬展翅，金雞抖翎的式子，去練這種掌力，可是以一雙肉掌來和樹幹樹皮去較力量，兩手終是血肉筋骨，練這種掌力的下氣，氣納丹田，就為得操練雙掌時，氣血不能完全往上湧，下盤根基不堅固，任憑手底下你練得多好，終歸是無用，所以腳底下的功夫，也是最重要，你只要按着這種理去練的一年中，尙有一個藥方子，必須用這種藥煎湯洗手，能够活血，柔艱皮膚，掌緣和掌心，不致於起厚皮，蔡老二，我也只能教給你這一點，你只要口中所說的真能那麼作到，三年之後，定能够練出成就來，並且這種功夫，也不是非向樹身上去操掌，隨時隨地，全可以運用，無論是磚牆石柱木樁土堆，一樣的用他去操練

蔡牽細心聽着這位淨業來講解，這次在山道上就攔了很大的工夫，趕到把採辦所用的東西，送到少林寺中之後，蔡牽連當日的酬勞全顧不得領，自己趕緊的跑出來，找了一個極清靜的地方，把方才淨業和尚向他所說的仔細重想了一遍，個人覺得一些沒有忘，個人在山道邊又照樣的練了一陣，趕緊回到山下，他們同伙所住的地方，這個蔡牽竟好像多了一件心事，再也不肯和別人說話，他只把淨業和尚所告訴他的反覆思索，細琢磨和尚所說的那種理，他自己稍一清靜，就要比劃一下，一班伙伴們全在竊笑他，認為蔡老二中了魔道，可是蔡牽決不管別人的譏笑，他更是一連三天沒上山，至到第四天，才到了大碑山上去，正趕上有許多搬運的事叫他操作，可是從這天一連好幾天沒見到淨業和尚的面，過了整整有二十天左右離着除夕已近，蔡牽因為家中來了人，帶得信來，他那位老孀母催促他在除夕前無論如何得回去，蔡牽也憐着孀母家境貧寒，自己這時很積蓄了不少的工資，也憐着走了。

這天却見到了淨業和尚，他趕忙的說明自己要回五華山永和村，回家去看望孀母，因為差不多一年沒有回去了，這個蔡牽和尚點頭道：「很好，這裏也沒有什麼事了，轉年倘若沒有別的事作，開春後，還是早早出來。」因為他們算工資全在寺內，監堂管理處，他不敢隨便的多和淨業說什麼，更是不敢提練功夫的事，淨業和尚把所存的工資算清，另外更送了他本寺山中所出產的東西，叫他帶回家去，蔡牽是謝了又謝，向淨業和尚道：「淨師傅，我們來年再見了，謝謝淨師傅的格外照顧。」淨業和尚道：「咱們一道去，我也下山。」蔡牽揜揜着自己所得的東西，跟隨着淨業和尚一同走出寺來

，這一帶氣候雖則暖，但是在嚴冬時候，山上也是沒有遊客，山道上清靜異常，已經快到了大碑山下的北山口，淨業和尚站住道：「蔡老二，差不多二十多天沒見你了，你這些天來，操練的怎麼樣？」蔡牽趕忙把背的東西放在山道上，轉到大樹旁，自己站了個架式，凝神靜氣，把氣往下沉着，雙掌左右的揮動，交換着一連兩次，把掌式收回來，淨業和尚微微笑道：「蔡老二，你倒很聰明，就照這樣慢慢的在操練，與你的身體總會有益處的，日子長了，你也就會覺查出來，好在那兒了。」淨業和尚更於身上取出一個紙單，遞給蔡牽道：「這上面十七種藥，沒有什麼貴重藥品，你回到家去可以照樣的配好，把他煎出半盆湯來，用不着天天去洗，隔過三天兩天，練完了掌力之後，把雙手浸在藥湯中，有一炷香的時候就成了，只要經過一百天之後，就不用這麼勤洗了，隔個一兩月，用這種藥湯洗幾次，再繼續用上他半年，往後就不需要他了，蔡牽一一的答應着，把藥單子放入囊中，蔡牽剛要俯身去提自己的包裹，淨業和尚道：「站住，我想想有什麼話要和你說。」

二 蓮姑拒暴

蔡牽只好停住手，淨業和尚和蔡牽面對面，兩眼注視蔡牽的臉上，蔡牽被淨業和尚看得有些不好意思起來，忙的說道：「淨師傅，你有什麼話，只管吩咐，我在這聽着呢。」淨業和尚道：「也沒有什麼要緊事，不過我想告訴你的不是你此番走，是不是還回來，人事無常，誰也不能定準，並且這種事情也不是你常作的，你年歲很輕，叫我看看，你將來前途上定有無限的騰達，你雖非我門戶中的弟子，咱們相識了一場，我更因為你這麼誠心誠意的向我請教，願意學些少林寺的功夫，這是你有志向上，

但是一個人無論走向那一條道路，作什麼事業，總要把腳根站穩了，你現在雖是一個善人，拿着你的血汗來換一些工資，但是一時的困厄，無足介意，我盼望你無論到了什麼地步，咬定牙關，從正道上走，萬不可流入邪途，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你雖沒唸過書，這兩句話總該懂，你若是我看得很重，認爲我這個和尚，不過是唸經拜佛的一流，你就該不要把這種話忘掉，將來你一定會發達的，我也不便多說，說些個空話，也沒有用，善惡邪正，全是在一念之間，我盼望有我今日警戒你的話，將來真到了這種關頭，你能够警醒一下就好了，我這也真有些傻氣了，或者你轉年又到大理石山來，咱們見面的時候正多，我說這些個話有什麼用，下山去吧。」蔡牽他也明白淨業和尚對他實是一番好意，恐怕自己一個窮人，受苦的人容易走到邪途，所以決不辯論，到了山脚下，兩人分手，各自東西。

這個蔡牽一路走着，對於淨業和尚的話，他心想究竟是個出家人，時時忘不了勸人學好，可是對我蔡牽未免多慮，我這麼甘心吃苦，用血汗來換這點工資，我就沒想從那不好的道路去發財致富，像我這樣年輕力壯的人，若是看到人家吃好的穿好的眼紅，我早不幹這個了，這蔡牽高高興興回轉五華山下永和村，這個老嫗母年歲很大了，就生了一個閩女，名叫蓮姑，蔡牽這次回來，又是東西又是錢，娘三個喜喜歡歡的過了這個年，蔡牽因爲在大碑山得到淨業和尚的照顧，這一年來他所掙的錢完全積蓄下，自己更不肯胡花亂用，他作別的事，一時又找不到，本想着春暖花開，仍然到莆田縣去，這時忽然有本村一個養船的，當家人死掉，剩下婦女們，這隻船不願意要了，賤價出賣，蔡牽他們住的地方是近山近水，自己又是一個吃苦的人，什麼全幹過，船上的事也很明白，並且這個機會難得，

若是排一條新船，自己掙五年也未必湊的出這筆錢來，現在太便宜了，一年的工資還用不了，跟嬸母一商量，把這隻船買下，船隻雖然不大，在遺劍溪一帶，也用不着大船，因為這一帶水路最難走，到處盡是險灘，像那雙桅的大船，他們是專作些跑海洋的生意，這種船在附近這幾縣替商人們轉運些貨物，若是弄好了，養幾口，不費什麼事。

蔡牽更因為這個妹妹蓮姑已經十五歲，雖是生長鄉村人家，品貌倒也生得十分端正，老嬸母就這麼一個老女兒，妹妹一年比一年大了，自己整年的在外邊走也實不放心，有了這隻船，自己當了管船的，可以常常的到家中來，這樣也可以照顧着撫養自己成人的老嬸母，看顧着蓮姑，一舉兩得，蔡牽從這年起，他在沿江一帶替客人裝運貨物，他是一個極能吃苦的人，不過是雖則錢賺的不少，只是這隻船，年頭過多，時時的要添補錢去修理改裝，不過除去船上挑費之外，家中人口又少，也是够溫飽的，蔡牽年輕，性情雖則暴些，可是他唯獨對於這個老嬸母和這個妹妹，他是個別的關心，因為自己知道，若沒有這個嬸母，也就許早沒有自己這個人了，老嬸母實不容易，所以蔡牽打算，只要買賣好，多積蓄些錢，趁着老嬸母的眼在，把這個蓮姑好好的擇個人家嫁出去，多少作哥哥的要陪送他些妝奩，叫嬸母也喜歡，不枉把自己提拔成人。

這個蓮姑倒也很好，也是個很要強的姑娘，媽是不能操作的，家中一切事，蓮姑一個人打點的舒舒展展，不過蓮姑不斷的和媽說，哥哥已經這麼有志氣的立起這點事業來，窮人家有了一隻船，就算有了點產業，無論如何，也得趕緊娶個嫂嫂，也省得哥哥常年在外面跑，媽也在擔心他，被壞人再引誘壞了，這個蓮姑雖則年歲不大，他這種打算很是正理，並且他們這附近一帶守着茶山，蓮姑是常常的

閑着，自己要出去採茶多掙些錢，家中不可以多富裕些麼，可是蔡牽是決不叫他妹妹出去，蔡牽這個老嫗母遂盡力的託人，現在蔡牽不像從前了，從前是這給人家幫閑賣力氣，家中一點田產沒有，誰肯把女兒給他，現在蔡牽當了管船的，沒有兩三個月的工夫，竟把這件事辦成。

蔡牽竟娶了一個封姓的姑娘，也是這五華山一帶鄰村的人，品貌也很端正，在家中也能操作，蔡牽一個流落外邊的人，如今家成業就，不過他是不常在家的，這個封氏和蓮姑，姑嫂兩人也處得很好，蔡牽雖則跑着航船，他可始終沒把淨業和尚所教給他練掌的功夫扔下，自己就是在船上，也是變着法子一天不肯間斷，一幌已經過一年的光景，這蔡牽覺出來自己食量增加，力氣比先前更大了，一二百斤的東西，隨手搬動，毫不費力，這才相信淨業老和尚的話，功夫到了自然成，可是好景不長，他這位老嫗母竟在他娶妻第二年故去，蔡牽辦理嫗母喪葬的事，未免花得多些，趕上船上的生意又不十分忙，所以這一年，情況很窘。

在這時他永和村忽然搬來一個新佳戶，他們這個小村莊，輕易是沒有生人搬進來，往這裏住的人，差不多全是和村中非親即友，這新搬來的人家，是由他本村中一個姓蕭的引來的，這人姓管名莊，並且還是個官人，他在那延平府當着一名捕快，這人公門中惡習很深，來到這永和村居住，他是這有一個母親並沒有妻室，年歲可不小了，有四十多歲的光景，這個管莊，一搬進永和村，所有全村的人，全看不起，走起路來，那種揚眉吐氣的神情，這村中人那看的慣，更知道他是延平府的當差事的，鄉下人是最怕這路人，蔡牽是不常在家，趕到回得家來在村口遇到這個捕快管莊，蔡牽看他這份相貌，就知道不是好東西，可是不知怎的他竟會認識蔡牽，竟自向蔡牽打着招呼，緊趕着說話，他住到這

個村中，這種情形還是少見，蔡牽也不好不理他，這個管莊竟向蔡牽道：「管船的，我聽我們親戚說，你船上的買賣很好，你的人也能幹，將來你定能够發達的，多替等着你再養了大船，我們這村莊也跟着風光哪。」

蔡牽見他說話這麼和氣，也只好盡力的應酬他一下，不過自己知道衙門口混差事的人，自己一個跑航船的，和他沒有交結，沒有來往，還是少接近爲是，可是蔡牽每次回來，必要在家中呆上三四天候着船在江口把貨裝齊了再走。

這次蔡牽回來的第二天，這個捕快管莊竟自找到蔡牽的家中，和蔡牽閑談，打聽蔡牽所在的地方，全到那個碼頭，蔡牽告訴了他，自己的船所經過的地方，這個管莊竟託蔡牽給他帶起別處的東西來，蔡牽因爲他總算本村的鄰居了，也不肯過分拒絕，趕到這次去後回來時，把他所帶的東西，全給他買來，還親自送到他家中，這個管莊在晚間竟買了些酒菜，可是跑到蔡牽家中請蔡牽喝酒，蔡牽十分不快，女人封氏，暗中勸着他，這種人得罪不得，還是好歹敷衍一下，好在你一兩月回來一次，在家中也呆不上三五天，他一個在延平府當差事的，現在又住在本村，你把他得罪了，沒有好處，蔡牽被封氏勸着，只好強自應酬。

本來家中操作就是他姑嫂二人，封氏是一個婦人，還沒有什麼，可是蓮姑究竟是一個未出嫁的姑娘，這個管莊三杯入肚，竟有些酒後無德，盡說起些城中風花雪月的事，還不時的向蔡牽取笑，問他跑各碼頭時，可遇到什麼好女人，蔡牽見他這種情形，十分憤怒，遂也仗着幾杯酒，當面責備了這管莊一頓，說他在一個朋友家中，並且人家有少婦長女，你太不應該這麼滿口胡說，照這樣，往後咱們

可不算朋友，我蔡老二却看不慣這些個，可是這個捕快管莊被蔡牽當面這麼指責質問，他毫不動怒，只嘻皮笑臉的說蔡牽責備的很好，也應該改齋，往後決不會這麼信口開合，當時就算弄個不歡而散，封氏和蓮姑，全提著心，恐怕把這管莊得罪了，因為他有勢力，這個永和村中，誰又惹得起他，可是第二日，蔡牽和他在村中相遇，這個管莊好像把吃酒的事忘了一樣，依然是好言好語和蔡牽搭訕，蔡牽想著何必得罪這種小人，遂也用泛常的言語敷衍他一陣，各自走開。

從這日起，這管莊他還是不斷的託蔡牽給他帶外埠碼頭所出產的東西，可是錢却不好好的給了，蔡牽本來就是敷衍挑費，並且他每次託帶的東西全是很貴，還有些容心勒索了，蔡牽這種性情那裏吃這個，有時候就說他所要買的沒有，有時候就說自己事忙忘記，這就是很明擺着是不買他這個賬，蔡牽是一個不常在家的人，家中姑嫂二人，可真有些難應付了，並且是說不出的苦，蔡牽不在家時，這個捕快管莊，他是不斷的來，有時候借著打聽蔡牽什麼時候回來，有時候他却從城中帶些個胭脂粉，女人所用的東西，送給這姑嫂二人，蔡牽這家人，雖然是個貧寒人家，他們全是一團正氣，蓮姑雖則知識已開，還是一心一意的幫助哥哥嫂嫂渡日，沒有一點邪念，封氏也是一個興家立業的女人，自己總想着幫助丈夫把日子過起來，並且在那種時候，凡是一個六扇門裏不管是幹什麼，這種勢力就惹不了，他們是無惡不作，什麼傷天害理的手段全使得出來，封氏蓮姑對於這捕快管莊實在是怕他，在那種時代，尤其全顧全著臉面，但分能忍耐之下，不肯翻臉，全認會管莊這種態度，分明是心存不良，生了邪念，他欺負蔡牽不常在家，家中沒有男人，姑嫂兩人全是年輕女人可欺，他一來到了，胡言亂語，對姑嫂兩人全存了惡念，他送來的東西，這姑嫂二人那肯要，但是拒絕，拒絕不出去，更不能在

他頭腳走了，跟着給他送回去，雖然對那種不正行爲，屢次的給他些顏色看，可是這個管莊毫不理會，他對於封氏還好些，不過也沒安好心，尤其是對於這個蓮姑，他口頭上分明已經流露出來，他早先的女人已死，要娶蓮姑，這姑嫂二人被他這麼逼迫着，屢次三番想告訴蔡牽，知道蔡牽那種性情決不容這個，並且他兩人已有了過節兒，只要一說出這種情形，定然要起極大的風波，好好的日子就別想過了，所以姑嫂兩個只有背地裏哭一陣，商量一陣，終於是不敢告訴蔡牽。

此時封氏已經有了三四個月的身孕，可是蔡牽的船上事，情形十分不好，趕上一次船行上游，一個地方叫牛尾灘的水程上，那是一個極險的地方，福建省山多水多，這是出名的，尤其是在本省的上流一帶，到處是險灘，所以他們這種船才能作生意，太大的船反倒危險多，可是這次在牛尾灘地方，船竟撞在暗礁上，船原本就很老了，雖則沒有沉沒，客貨沒受到大損失，不過當時船是走不了，找到別的船，把客貨起運走，不能就誤客人的事，自己這隻船，前半部非得大修理一下，不能再使用，還算好，空船還能夠回了劍溪，這是一個很不幸的事，蔡牽根本就沒有什麼積蓄，自己完婚，嬌母死，已經落了不少虧空，此時船又出了事，只好是盡力的設法，無論如何也得把它修理好，幸爾這兩年來到還在水面上交了一班朋友，蔡牽除了性情暴些，倒是很直爽的漢子，所以大家算是幫忙借給他錢去買材料，修船所用的一切，並且常用的三個水手也不能散開，找了兩個排船匠，伙計們幫着，整整的半個多月的工夫，才把這隻船整理好，可是蔡牽每次的到船上，監工回來，看到這姑嫂二人，一陣陣總是像有什麼心事，蔡牽認爲女人家，就是這樣短見，自己事情不好，日子累苦些，他們爲着日子着急，其實這有什麼，船只要一出去，有上一兩個月又緩上氣來，不過這些日來的情形，也是六七日口

的挑費，水手們得吃，家中照樣的用度，可也真够着急的。

此時正是清明前，茶山上正是忙的時候，這永和村就有好多的婦女到山上去操作採茶，因為日子雖然不多，可是很好的收入，這個蓮姑，他早就想去多賺幾個錢，不過已往哥哥的事情足可以養家了，他又不肯叫自己出去，蓮姑認爲現在正是時候這幾天不是沒柴就是沒米，船可是修理好了，眼看着蔡牽就得走了，自己悄悄的和嫂嫂一說，叫嫂嫂幫助着他和哥哥說，叫他出去上茶山，封氏想這也是個辦法，並且蔡牽這些日在家，雖則每天還得往江邊去，可是那個捕快管莊已經不那麼整天的往家中跑了，蔡牽跟着也就要運貨去外碼頭，那個姓管的，不然還要前來麻煩，叫蓮姑往茶山上操作些日子，每天是天一亮走，趕到再回來也够時候了，可是躲避開他，日子多了，冷淡冷淡這個東西也許好些，不再來欺負我們。

蓮姑和蔡牽一說，蔡牽當然還是不願意，可是這姑嫂二人，一說家中的情況，蔡牽這一出去，至少一個多月才能回來，那麼家中的用度可有些無法支持了，在這時蓮姑賺些工資，不也很好麼，並且同村中也有姐妹作伴，茶山上又用的是婦女，蔡牽倒也沒有什麼不放心，自己想了想眼前的情形，只好答應，囑咐蓮姑早去早回，不要貪心多作，並且這兩天所攬的客貨，路程也甚遠，運費客人出得很可觀，我們除去挑費，總能剩錢，這些日子苦了你們姐兩個，我要趕緊翻回一趟來，給你們置備些柴米我再走也就放心了，蓮姑因爲哥哥很高興，遂笑着指了指嫂嫂的肚腹，向蔡牽道：「哥哥你多積存些錢吧，用錢的地方，眼看着就到了。」蔡牽笑了笑，也沒回答，封氏倒羞得臉通紅，第二日蔡牽的船就開走，蓮姑跟着也上山去採茶，果然不出他姐兩個所料，這個惡棍管莊看到了蔡牽一去，他果然

跟着就跑來，現在只剩封氏在家，蓮姑總得太陽落時才回來。

這個管莊看蓮姑不在家中，就向封氏追問，封氏爽快告訴他，因為日子過得緊，蓮姑弄些茶，幫助用度，這個捕快管莊，他見家中只剩了封氏一人，一個年輕的少婦，游辭戲語，毫無忌憚，居然調戲起封氏來，封氏這次却和他變了臉，立時要跑出去喊鄰居們，這個管莊他才算對封氏放手，跑了出去，可是他決不肯甘心，這就是明欺負人了，並且對封氏用錢用東西來引誘，封氏一看這種情形可不好，個人認為永和村這裏，也沒有自己的產業，只不過這幾間破房，蔡牽回來，變着法子勸他離開這裏，別在這裏住了，再遲延下去，非弄出事來不可，蓮姑回來時，封氏不過只告訴那個姓管的又來了，可沒肯過分的說他那種無禮的情形，一恍也就是十幾天的光景。這天太陽已經快落的時候，茶山上的一班女工們，紛紛下山，這些人去看，全有伙伴，蓮姑也同着永和村的兩個姐妹，一同的走下山來，因為蓮姑回來的時候，比較一班人總晚些，這時山邊一帶可沒有什麼人了，那知冤家路窄，在這時那捕快管莊也從城裏回來，並且喝得醉醺醺的，紅頭漲臉，手中還提着些零星的東西，他一眼看到了蓮姑，竟自向四下望了一下，山邊這裏只剩了蓮姑，和這村中的兩個女伴，這個管莊，他竟緊趕着招攔道：「蓮姑別走。」

三 蔡妻慘死

蓮姑回頭一看是他，就不願意答理他，想趕緊躲開他，可是這個管莊却正顏厲色的道：「我從航船上，替你們帶來信，你哥哥捎來口信和東西，有極要緊的事。」蓮姑只好站住，只個管莊却向那兩

個女伴一揮手道：「去你們的，人家有要緊事，你們聽個什麼。」村中人平時全躲着他，沒有不怕他的，那兩個女伴，却趕緊跑開，這個管莊依然是正顏厲色的向蓮姑道：「姑娘，妳別當兒戲，帶來這個信，叫別人聽見了可了不得，他們船上出了大事，妳跟我到這邊來，我告訴妳。」順着山邊下盡是林木，這個蓮姑究竟是一個生長鄉村的姑娘，沒經過什麼事，見他說得鄭重，神色很驚慌，也恐怕哥哥船上惹了什麼禍，遂也沒想到別的，就跟着他到了樹蔭下，這個管莊，他立刻一把把蓮姑的胳膊抓住，說道：「姑娘，我怎麼這麼好心對妳，妳總是不理不睬我，妳一個鄉下的姑娘想嫁什麼人，管老爺娶妳還不是妳的福份麼，咱們裏邊來吧。」他用力一拖，竟把蓮姑拉進樹林，更把手中提的兩個包兒向蓮姑的臉上幌着道：「管老爺那一時不把妳放在心上，這全是給妳買的呀。」他話聲中把兩個包兒往地上一扔，他完全是要用強暴的手段對付蓮姑。

這蓮姑萬也想不到他居然敢在山邊作這種禽獸事，咬牙切齒道：「畜類，你瞎了眼。」伸出右手照着管莊臉上就是一掌，這一下，還是打個正着，這管莊被打得半邊臉發燒，蓮姑遂高喊：「救人哪！可是這管莊此時同野獸，他還管什麼，有人來沒人來立刻雙手把蓮姑的兩臂抓住說道：「妳喊，看他什麼人敢管我的事，乖乖的吧。」說話間他就用力往山坡上按蓮姑，這蓮姑在情急之下，雙臂被抓住，一低頭，照着他右臂上就是一口，咬得這個管莊哎呀一聲，蓮姑用力的一掙，把他左手也掙開，可是把自己的衣服已經撕破一大片，蓮姑趕緊的竄出樹林，狂奔着往家中跑，這個管莊右臂被蓮姑咬傷，人更跑掉，他一手按着傷處，竟在後邊緊追下來，口中在吡喝着：「不要臉的丫頭，蔡牽那小子，已把妳許給我，接了我的錢，就得任憑管莊老爺擺治，我看妳還能跑到天邊上去。」他竟自在

後面也緊追下來，這個蓮姑，一路狂奔，到底年輕腳底下快，跑進永和村，管莊却緊緊的追下來，他真是獸性發作，不管不顧，蓮姑跑進自己家中就喊着：「嫂嫂，了不得，妳快關門。」

封氏正在忙着作晚飯，聽得蓮姑的喊聲，已經趕到院中，可是蓮姑在這時又氣又急，跑得又過緊，話也再說不出來，一拉開正房門，已經摔進屋內，封氏因為蓮姑的情形可怕，就想到恐怕是那個惡魔了，三腳兩步，趕到自己大門口，唵隆的把兩扇破板門關上，把門插關也插上，口中還在問着：「妹妹，妳怎的了？」那知這時外面一陣緊急的腳步響，跟着門上嘯的一下，吱噠，門插關折斷，那個管莊竟自闖進門來，他這種情形，簡直是毫不怕人了，口中反在罵着：「反正人是已經嫁給我，我願意怎樣就得怎樣，我看你這丫頭跑到那去。」

封氏已經走到上房門口，一看這種情形可了不得，趕忙把上房門擋住，厲聲叱喝道：「姓管的，你要作什麼。」這管莊瞪起眼說道：「小娘們，管二爺要那個丫頭，現在却用不着妳，別吃醋，反正少不了你。」這個封氏，一聽這個話眼可紅了，惡狠狠降了一口道：「你個禽獸，你敢這麼欺負人麼，沒王法了，你還不給我滾出去。」這管莊身形往前一欺，照着封氏的左臂上一撥道：「滾開吧，王法屁法，管老爺是專管王法。」他把封氏推得險些沒栽倒，風門敞着，他就往屋裏闖，這個封氏在情急之下，眼看着他闖進屋去，就沒有好了，一回頭，地上正扔着一根撥火杖，是棗木棍子，封氏伸手抓起，口中喊着：「我跟你拚了吧。」掄起棗木棍，照着管莊的背上就是一下，這一下又打個正着，仗着有門框擋着，沒砸在他頭上，這個管莊一聲怪叫，竟自罵着：「好娼婦，妳敢打管老爺。」封氏已經不想再活下去，不怕了，掄起棗木棍子二次又打，究竟一個女人，那有他手底下快，並且他是當

捕快的，一把他把竊木棍抓住，跟着他一抬腿，口中罵着：「去妳娘的吧。」這一脚正踹在封氏的小腹上，封氏哎喲一聲慘號，仰身摔出去，這個管莊噲噲的把竊木棍子拋在院中，他真是胆大包天，欺人太甚，仍然撲奔正房屋內，並且哈哈的在狂笑着道：「心肝寶貝，妳可落在了管老爺的手中。」蓮姑此時摔在堂屋的地上，已經暈過去，還沒醒轉間，這時，這個管莊竟自俯身去要抓蓮姑。

街門口一陣緊急的腳步嚮，騰，騰，騰，口中高罵着：「那個狗娘養的，欺負我們。」在喊聲中，人進來得很快，這個惡魔管莊，竟自直起腰來一回頭，他也是一驚，萬也想不到的，竟自蔡牽回來，這小子，他忽然雙眉一鬥，反倒闖出屋門口，站在台階上，插着腰，瞪眼看着蔡牽，這蔡牽此次在臨走時已經說過，路程近，他帶着家中的用度不够，所以趕緊翻回來，船停江口，其實他這時可到不了家，還得稍耽擱一刻，只爲和蓮姑一同採茶的兩個女同伴被這捕快管莊趕開，他們是怕他，不敢惹他，可是跑開之後，因爲這種東西，平時在村中見了婦女就沒有好神色，並且總往蔡牽家中跑，就認爲沒有好事，不過全是年輕的姑娘們，全是十分害怕，轉過這個小山灣，全藏在路旁，他們是想恐怕蓮姑和管莊沒有好事，索性等他們兩人走過去，自己再走免得撞上，那知這兩個姑娘剛藏起來沒有多大工夫，蓮姑已經從樹林裏像瘋了一般跑出來，一邊跑着，一邊高喊救人，那個管莊竟自隨後追了出來，這兩個採茶的姑娘越發不敢露面了，直到蓮姑和管莊全跑得沒有影子，這兩個採茶女才從樹後出來，兩人可全吓壞了，順着山邊直奔永和村還不住的往前看着，恐怕那管莊還沒有進了村子，這兩個採茶女驚慌失色，掩掩藏藏的往回走，他們反倒不敢往前緊跑了，這兩個姑娘也全是慌什麼了，兩人一邊走着，不住痛恨，可憐這個蓮姑的遭遇，竟在這時蔡牽竟自從江邊回來，手中提着兩個包裹和兩

個紙包兒，這兩個姑娘一看蔡牽來了，這全是村中的熟人，蔡牽也向他們招呼，並且在問：「我妹妹不是也上山了麼，怎麼沒一道走。」這兩個姑娘一想這情形，不能不告訴蔡牽了，蓮姑那種沒命狂奔，分明是不願意作這種壞事，那管莊更隨後趕去，叫他追上還有好麼，非出人命不可，這個禽獸，他是欺負姓蔡的家中沒人，這兩個姑娘此時也是又急又怕又羞，遂招呼：「蔡二哥，告訴你別着急，你快去看看吧，我們一道下山的，路上竟遇見了咱村中那個惡人管莊，他欺負蓮姑，蓮姑跑回去，他也追去了，蔡二哥，你快去看看，蓮姐姐惹的了麼。」

蔡牽聽了這個話，啊了一聲，頓腳說道：「他敢！」說話間，把手中連包裹帶東西全拋在地上，飛奔永和村，這種情形，不用細問了，兩個村中的姑娘這種情形，事情就是很顯然，管莊有強暴調戲的情形，蔡牽如飛跑進永和村，一進村中就看到有幾個村中人，在門口探頭探腦，驚惶失色，看到蔡牽跑進村來，個個失聲驚呼，就知道要出事了，這個管莊沒走，別人誰敢出頭，並且鄉村中最怕的是這種事，蔡牽這一跑進家門，街鄰可全跟進來了，還要出人命。

蔡牽跑進門來，一眼就看見自己的女人倒在地上，管莊插着腰站在門口，蔡牽緊跑到管莊面前，把雙手一背道：「姓管的，你還想怎麼樣，你倒說，這是怎麼回事，你看姓蔡的好欺負！」這管莊他毫無所懼怕，冷笑一聲道：「怎麼樣，蔡老二，你接了我的定禮，你妹子許給我，想變卦不成。」蔡牽一咬牙道：「我叫你不成。」叭的一掌打在他臉上，這管莊恍身閃避，那躲得開，這半邊臉是先後兩下，蓮姑打了他一下，蔡牽這一下更重，立刻嘴裏也出了血，他竟自怪叫一聲道：「蔡老二，你敢造反」他往前一欺，兜胸就給了蔡牽一掌，他是很好的武術，當捕快的手底下不明白不成，蔡牽力氣

大，可也說有他來得快，這一下把蔡牽打得踉蹌倒退了兩步，險些摔倒，那管莊口中還在喊着：「蔡老二，我要教訓你。」可是蔡牽，二次撲過來，向他動手，只是一連兩次，全打空了，被管莊閃開，反被管莊把左腕刁住，此時蔡牽在情急之下，左手被他買住，右手可還空着，用足了力氣，照定了管莊的右掌這一掌切下來，這管莊右臂原就被咬傷，他就仗着手底下快，這一來，被蔡牽把他腕骨打傷，立時撒手，他此時剛剛俯身用左手拔腿蓬上的手叉子，蔡牽此時可用上了，和淨業老和尚所擊的排山掌，雙臂用足了力，口中喝聲：「去你娘的吧。」這兩掌整個兜在管莊胸前左跨上，他這身軀被打出丈餘遠，整個的摔在地上，這一下，他就起不來了，蔡牽咬牙切齒道：「我打人命官司，我要你的命吧！」伸手把地上那個棗木棍抓起，蔡牽安心是要把他砸死。

衙鄰們因為蔡家已經有了男人，早已跟過好幾個來，無論如何別出人命，此時，連男帶女趕過六七個來，把蔡牽攔住，有年歲的人更在勸着：「蔡老二，不能那麼幹，不要緊，什麼事也有說理的地方。」蔡牽道：「誰說理，他欺負死我們了，你們看看屋裏外頭，兩人全毀了。」

此時封氏也緩醒過來，蓮姑也緩醒過來，可是封氏不住哎喲，蓮姑爬起來，看見了哥哥回來，痛哭失聲，封氏躺在地上是說不出話來，這麼多人攔着，不叫蔡牽動手，更把棗木棍奪去，有兩個近鄰男人，一使眼色，這兩人到了管莊近前，管莊此時也在哎喲着站起，他的腰已摔傷，這兩個却把管莊架起來道：「管老爺，我們不多管，你現在先離開這，你們事有事在。」管莊說了聲：「好，勞你們駕，送我回家，叫你們見笑，姓管的決不用勢力欺人，我們兩人走着瞧。」蔡牽還想抓他，可是別人那肯，這時更有一個近鄰邱嫂，正在封氏近前，封氏已在告訴她兩句話，這個邱嫂忙著招呼道：「蔡

二哥，你別胡鬧了，先把嫂嫂架到屋裏去，她身體不方便呢。」此時蓮姑從屋裏出來，跑到封氏近前，抓住封氏哭着說道：「嫂嫂，我帶累了妳，妳怎麼樣了。」封氏面色慘白，抓住了蓮姑的手，說道：「妹妹，妳快把我弄到屋裏去，大約我被他踹的傷了胎，在院裏多寒蠢。」這種事婦女全明白，封氏是四個多月的身孕了，蓮姑和這邱嫂，還有一個鄰居馮姨，這鄉村中人的習慣，對於稱呼上是隨着大家招呼，這馮姨是近鄰種山地，際唐的姨母，寡居的人，在這永和村小村中，成了大家的姨母，人也很熱心，跟邱嫂幫着把這個封氏架到上房的東間，把他放到床上，封氏此時是肚腹一個勁的痛，那蔡牽因爲鄰居們全是好心好意又全是好衙鄰，大家不住勸着他。

蔡牽道：「大家不用惦记着我了，也不必跟我受連累，我是將將回來，事情我還沒細問明，他是延平府當捕快的，有勢力，衆位犯不上得罪這種小人，姓蔡的可沒法子了，我女人還不知怎麼樣，我非得鬥一鬥他不可，衆位叔叔兄弟們，蔡老二也是六尺多高的漢子，大家是看着我長起來的，我是地道的窮光蛋，可是這些年來，蔡老二在永和村一帶沒錯待過別人，我受窮怨我無能，我吃苦活該，不是別人害的我，一班好鄰居們，過去對我老孀母的照應，我蔡老二全懂，我只想立起志氣來，好好的掙出個樣兒來，到那時再報答大家，現在我養了這條破船，大家是親眼得見，我是一滴血一滴汗積存出來的，現在不過將就吃飯而已，我絲毫不敢張狂，家中他姑嫂二人，大家也是瞪眼看看，準保是規規矩矩過日子，沒打架過，想不到姓管的搬到村中，我們這永和村就算倒了運，他欺負我不是一天了，這是我蔡老二沒志氣忍出來的禍，現在我也不找他，我得看看我這個人怎麼樣，但分能不連累大家，我決不願給大家多添麻煩了，官了私休，反正就這樣不算完，除非他離開永和村，要不然姓蔡的

就得走，我們這叫勢不兩立。」

此時那位邱嫂從屋中出來，向蔡牽道：「蔡二哥，你別鬧了，二嫂情形不大好，想法子，那個村子裏有醫生，給他請一個來。」跟着又在蔡牽的耳邊說了兩句，蔡牽哼了一聲道：「沒有什麼，死了好，倒也乾淨，咱們這裏往那兒找醫生去。」街居們一聽這種情形，知道蔡老二的女人懷着孕，這一來大約他這女人有危險，但盼只是小產了，能把大人保好，就是家幸，不然是一場人命官司，凡是男的也不便多問了，這種事也問不得，急的蓮姑只是哭，有邱嫂馮姨們忙着，也就是用莊鄉上所知道的偏方兒給封氏喝了些糖水等，可是她的傷痕重沒用了，趕到夜半，終於是小產了，並且小產的情形十分不好，封氏一連暈迷了兩次，這個邱嫂馮姨整跟着忙了半夜，蔡牽也向蓮姑追問了一切的情形，蓮姑到這時也無法隱瞞了，遂把管莊強暴的情形向哥哥說了一遍。

趕到天到了快亮的時候，這個封氏他忽然起了瘋，這一來，可沒法子了，一時比一時緊，急得蔡牽搓手頓足，咬牙切齒，那封氏在一陣稍微清醒中，竟自連連的招呼着蔡牽，這蔡牽他對於這封氏雖則是夫婦，但是他這次被管莊踹傷之後，弄得血水狼籍，自己一個男子全沒法進前了，還幸虧仗着邱嫂馮姨，全是歲數大的婦人，像蓮姑全無法下手收拾，此時他連連的招呼着，那馮姨端着一盞油燈，也在招呼道：「蔡二哥，你過來吧。」蔡牽趕忙到了床前。

封氏伸手拉住了蔡牽一隻手，顫聲說道：「你不要難過，我對不起你，我應該早早的叫你撇開永和村就對了，現在弄出這場禍來，蔡牽，你年紀很輕，你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執了，好好的興家立業，往後照樣的娶女人，算不得什麼，你不能跟他拚命，妹妹我問過，我更信她，我們雖則被打受傷，蔡

牽姑嫂兩人對得起你，會保全清白，你若是不聽我的話，非毀了你不可了，小伙子有志氣，綏足了力歸，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你忙什麼，你有個好歹，我妹妹交與何人！」蔡牽此時渾身顫抖，真是痛不欲生，牙咬得嘎嘎嚙嚙，眼中也流下淚來，向封氏道：「妳好慘！妳至死還認爲怨妳，現在，我真心告訴妳，我蔡老二，不宰了他，我決不活去。」封氏兩眼瞪得很大，吁吁喘着道：「蔡牽，你不聽我的話麼，哎喲！一跟着手一鬆，竟自大喊了聲：「管莊！」一口痰上來已經絕氣而亡，那蓮姑扒在嫂嫂身上痛哭起來，蔡牽把馮姨手中的燈接過來，仔細的却往封氏臉上看了看，咬着牙說道：「你死得好，死得乾淨。」跟着把窗前的燈往桌上一放，哈哈大笑起來，吓得蓮姑趕忙止住哭聲，把蔡牽抓住道：「哥哥，你怎麼，你難過哭一陣不好麼！」蔡牽把蓮姑胳膊往外一甩道：「我憑什麼哭，沒用的東西們。」說着話一回身出了裏間，伸手把櫥櫃上放的一把廚刀抄起，蓮姑再從屋裏追出來，這個蔡牽好像凶神附體，回身喝叱道：「妳要攔我，我先把妳宰了！」蓮姑哭着喊：「哥哥，你就不管我了麼！」這蔡牽此時一切不管不顧，一直的跑出家中。

蓮姑跟那馮姨邱嫂，仍然隨後趕出來，招呼東鄰西舍的鄰居們，快給攔阻一下，緊守着蔡家住的幾戶人家，對於這件事，全在暗地商量，知道決不會這麼完，蔡牽的人緣在村中不錯，並且這次的事，那管莊也太以爲惡了，鄰居們雖則不過來，可也沒有一個睡着實了，全在聽着信，此時蓮姑邱嫂們一喊，立刻就跑出三四個人來，趕忙問：「怎麼樣？」邱嫂忙喊着：「你們快快追他，蔡牽拿刀找姓管的去了。」這鄰居們也就飛奔着趕去。

四 伸冤受辱

可是他們趕到追到永和村緊西頭，那蔡牽提着刀，口中不住罵着，已然回來，這一班鄰居們還上來忙的說：「蔡老二，你這可胡鬧了，你把他剝了。」蔡牽道：「好小子，他早跑了，我叫他多活一會。」趕情這個管莊何嘗不知道蔡牽和他沒完，並且蔡牽手底下還是真够俐落的，動手不成，所以這種東西，他不再吃這種虧，回得家去，沒等後半夜，他悄悄的溜走，家中只剩了他那個老娘，蔡牽找到他家中，管莊的媽媽吓壞了，跪在地下磕頭，蔡牽却向管莊的媽道：「妳不用害怕，姓蔡的是好漢子，冤有頭，債有主，我要妳這老婆子的命有什麼用，不過永和村是不叫妳住了。」說話間他把管莊的家中砸了個到底，就剩了房子沒給他放火，因為房子不是他的，自己更不向這老婆子追問，只限定她天亮離開永和村，提着刀回來，鄰居們放了心，趕緊的把那把廚刀要過來，遞給蓮姑，那近鄰一班人在勸着，蔡牽只是冷笑，向大家道：「衆位不用勸我了，這種事放在我姓蔡的頭上，我不把他料理個到底，我只要一頭撞死，我沒臉活下去。」可是一班人勸着：「不要緊，蔡嫂完全死在他身上，並且還是兩條人命，他當捕快的，難道就沒王法治他了，你不會去告他。」蔡牽道：「我不想去告他，自己的事，自己去解決，經官動府，他還有勢力呢，好！叫他先活兩天。」衆人們竭力的勸着，跟隨着來到家中，蔡牽此時倒是放聲大哭。本來和封氏完婚不過一二年的工夫，夫妻平時又極好，何況封氏又是一個極好的女人，此時身遭慘死，叫蔡牽怎不痛心，所以安心要給他報仇雪恨，非殺管莊不可。

天也亮了，這個小村中，差不多的人忝來探望，有年歲的人，和一班街鄰婦女們，竭力的勸解着

，忙着去買棺木，把封氏盛殮起來，蔡牽被大家還盡力力的開導勸解，大家認定了還是到延平府去告他一下，他本管的官府不能不管，蔡牽實不以爲然，向大家說道：「我不想打官司，我若想打官司，何必把她盛殮起來，我不願意她死後，還叫官家折騰，我是非找他不可。」鄉鄰們道：「蔡老二，別這麼辦，人盛殮起來也沒有什麼要緊，四鄰全是證人，永和村他已經不能來了，連那個老婆子也悄悄的溜走，我們不怕他，你去告他，傳我們時，我們全去當堂作證，他逼死人命，還有蓮姑遭強暴，也有村中的孩子們作證，案打實情，難道作官的就不說理了，一定要依法懲治他，蔡老二，聽我們的話，你拿命跟他換了，我們替你伸冤，你是一個有發跡的小伙子，就讓你殺死他，抵不了命，把你擱在獄中幾年，也折騰壞了，犯不上，不那麼幹，還是告他。」蔡牽被大家勸着也活了心，遂到延平府城裏找了一個寫呈子的寫了一份訴狀，到延平府遞狀喊冤。

那知道，這衙門口黑暗的情形叫人真沒有活路了，事情在一發作，蔡牽若是跟這管莊歸了案，或者還許不致於弄出什麼手段來，這個管莊在延平府已經幹了十幾年，真可說是手眼通天，蔡牽想去告他，那簡直是往虎口裏送，把狀子給他撕得粉碎，還挨了一頓皮鞭子，竟說蔡牽是容心訛詐，延平府不錯有這麼個管莊，可是奉命派進省辦公已經兩個月沒回來，你這人不是瘋了麼，蔡牽挨了幾鞭子，被罵了一頓，衙門口的人多勢衆，蔡牽也真惹不了，自己真個和他們強暴起來，只有吃苦子，怨氣難伸，蔡牽此時真有一頭撞死的心，告是告不動他了，自己想我還是老主意，自己找他，遂在城內買了一把鋒利的手七子，帶在身上，各處的打聽這管莊，可也怪，就是打聽不着，自己不想回家了，住在小店中，可是第二日就有人跟上他了。

在這時永和村的人，見他進城沒回來，就慌了，現在只剩蓮姑一人，也是黑夜白日的哭，那個馮姨是個居孀的人，全因為他們事情可憐，來陪伴着蓮姑也恐怕他生了意外，並且船上的水手也來找，因為船上也沒有吃的了，並且更有幾家叫他們送，管船的不來，也不敢走，這一見蔡牽沒有回來，大家一商量趕緊的到城裏去找他吧，船上一個伙計和三個有年歲的鄰居，一同進城，進了城就奔府衙門，可是還沒到衙門口，在一個小茶館中，竟看到蔡牽，垂頭喪氣，坐在靠門那裏，大家看見他，趕忙的過來向他招呼，向蔡牽道：「你怎麼不回家了，狀告的怎麼樣？」蔡牽看到鄉鄰們到來，忙的站起打招呼，因為大家遠道而來，辛辛苦苦，叫他們四人也坐下，各泡了一碗茶，蔡牽把左胳膊衣袖撩起，向大家道：「你們衆位請看，這就叫王法，我這裏去告狀換來的，我蔡老二說什麼了，不成，勢力惹得起麼，我不告狀了，再告狀就要把我打死，我自己的事，自己辦，現在我一切管不了，我那個苦命的妹妹，她願意死，叫她早死，死了乾淨，願意活，自己活下去，只當沒有我這個哥哥了，大家爲了我費心，我不回去了，我早晚要找到了他。」剛說到這，背後一人冷笑道：「不回去也好。」蔡牽一驚，趕忙站起別人也全站起來，只見他身後站着一個穿着半長衫的年輕漢子，臉上帶着怒色，向蔡牽喝道：「你這傢伙想在這裏幹點什麼，你不是好人！」蔡牽毫不遲疑的道：「我告狀不成，我要在這裏等我的冤家對頭，我是非和他打官司不可。」

攔人道：「姓蔡的，你可放老實些，告訴你，延平府不是你們荒山野地，你在這想逞凶，可不成，老老實實的給我回去，這個地面就不許你停留，很好的年歲，幹點什麼不好，打架鬥毆，你是想往獄裏呆幾天，你現在還要敢在我面前說不走，我可對不起你，你看對門就是府衙門，想打官司，容易

，我只要一開口，就有人來把你捆進去，相好的，有老鄉們找你，也就很够面子了，還想怎麼着，並好的請吧。」蔡牽道：「我……」那人把眼一瞪道：「你怎麼樣？」此時鄰居們趕緊向前，知道說話的是官人，這種情形不好，簡直要乾吃虧，忙的說道：「這位老爺，你不知道，他實在是太冤枉了，女人被逼死，進城告狀。」這底下話還沒說出去，那人已經瞪眼道：「少和我說這些廢話，誰把誰逼死，就憑這麼空口一說，我看你們這班人全不是好東西，趁早給我離開延平府，便宜你們，只要敢說一個不字，就永遠住在這吧。」一班鄉下人，先前全是激起義憤，願意出頭作證，此時看到對面風凜凜的延平府，一個個就害怕了，大家立刻向蔡牽道：「蔡老二，咱們走吧，何必在這一時，有什麼事，往後再說。」蔡牽想了想這種按着頭皮的欺負人，真叫你不能忍，但是自己的冤家對頭，沒在面前，我打了誰也走不脫，只得咬了牙，蹣腳說道：「好，咱們走。」立刻付了茶錢，一同出茶館，那人還是遠遠跟隨監視着，這就是勢力，幾個人真是冤憤填胸，索性連抱怨的話也不敢說了，那個人監視着這一班人一同出了城，這個蔡牽是一語不發。

離城已遠，鄰居們這才細問起蔡牽告狀的情形，蔡牽把經過的情形說了一番，大家也明白這完全是那管莊使的手段了，他隱匿起不再露面，却用勢力來擺治蔡牽，全勸着蔡牽現在千萬不必再找他了，你惹不了他，看不出來這城中的勢力全是他的天下，咱們長長的工夫等着他，早晚在城外遇上他拏他，我們幫着你把他活埋了替死的報仇，蔡牽雖知道這班老實鄉下人也不過是說說而已，只是大家對自己這番心太可感了，自己打自己的主意好了，對於大家的話只有答應着，回到永和村，大家把蔡牽送到家中，蓮姑見哥哥回來，趕聽到蔡牽狀沒告成，反遭凌辱，就知道哥哥將來非被逼得走上最後

的一條路不可了，蓮姑除了向一班鄰居殷勤置謝之外，絕不再勸哥哥，只是除了這種死的活的含冤莫白之外，還有一個生活威脅着，船上夥計告訴蔡牽，船上已然沒有吃的了，並且有客人託運的十幾件貨咱要是不走，人家可就找別的船了，蔡牽聽了眉頭緊皺道：「你們自己想法子，船我也不要了，你們哥幾個幹去吧！」蓮姑一旁冷笑一聲道：「不幹吃甚麼，不是還得活着麼，阿七，別聽管船的，把這半口袋米拿去，明天開船，管船的一定去，你多辛苦吧。」阿七答應着，立刻回船，蔡牽是這在屋中來回的轉，蓮姑反倒打起精神來，給蔡牽做飯，在晚飯後蓮姑在燈下向蔡牽道：「哥哥，你究竟作怎麼個打算，明天你總得回船，咱們不是還得活下去麼，我不能再往山上去，你再不出去，咱們難道餓死麼。」蔡牽冷笑一聲道：「妹妹，妳倒活得很高興，妳叫我這麼敷衍活下去，我早晚也是死，把我家弄成這個樣子，我受不了這口惡氣，我能活下去麼。」

蓮姑道：「哥哥，你別把這個妹妹看成怕死貪生，只是我有什麼法子，現在我思來想去，可惜我沒有力氣，沒有本領，這個萬惡的東西，我不能親手除他，只有叫哥哥你替我們報仇雪恨，咱們把生意改變一下，別這麼作了，哥哥你已經親自嘗到這管莊的厲害，延平府我們鬧不出他手去，並且還要提防這個東西，再使什麼手段，哥哥，現在不要再顧忌別人譏笑我們無恥無能，把這口怨氣暫時放在肚中，你好好的去到船上照舊的去幹，向外揚言，我們惹不起了，有什麼事將來再說，好在姓管的當一份捕快，可不是世襲罔替的差事，等他運取時衰時，再和他算這筆賬，把這種口風放出去，他只要聽到，知道我們真個怕了他，他也不再提防我們，我設法進城，扮了撿柴的窮孩子，我想法打聽他的下落，哥哥，你船上好好的去幹，多積存幾個錢，你在跑外碼頭時先行安置一下，離開延平府，找個

落腳之地，冷淡了三兩個月，我們也離開了永和村，不在這裏住，別人也沒有什麼疑心，認爲我們受了這種欺負抬不起頭來，離開這裏只要把他的蹤跡放寬了，暗地下手，把這東西料理了，我們不再入延平府，這個仇就算報了，哥哥你想好不好？」

蔡牽想了眼前情形，急於下手對付管莊，真有些不成，延平府城內的官人多，自己只要一進城，形跡就容易敗露，把他弄死，自己打人命官司，真有些冤了，向蓮姑道：「對，妹妹妳說的話，我就聽妳，咱們這個仇不報，誰也別想活下去。」跟着從身上把現買的那柄手七子撥出來向桌上一放道：「妹妹妳看，我是安心和他拚了，可是城裏的官人，已經暗中把我監視住，這個萬惡東西，更隱藏起來，不見面，一時實難下手，早晚這把手七子，就是他的對頭。」蓮姑看到哥哥這種情形，不禁又落下淚來，一家人雖然生活不怎樣好，總能掙碗飯吃，被這管莊害得一家人，全陷在惡悲惡惱中，更想到封氏嫂嫂活着時和自己相處的那麼好，蓮姑痛哭了一場，蔡牽想到過去夫妻恩愛，被這惡魔攪得一個死，一個弄成不死不活，自己也不禁哭了一陣，可是看到妹妹這麼痛心，自己反倒止住悲哀，好好的勸解一番，因爲老嫗母只剩下這麼一個姑娘，兄妹二人固然全是命苦無依無靠，自己究竟是一個堂堂男子漢，不能保護妹妹，叫他遭遇到這種不幸，個人是十分慚愧，把蓮姑勸解好，兄妹各回各的屋。

這個家其實在過去，也是一種窮苦生活，嫗母在時，有那麼個老年人照顧着，自己雖則沒有什麼能力，但是勞力所得，稍微的多掙幾個來，家中立刻顯得溫暖而喜氣洋洋，嫗母死後，已經娶了封氏，多了這麼個人，姑嫂二人，也處得很好，自己的事情又見起色，所以在外面吃多大辛苦，遇多大驚

險，只要船一回來，到了家中，立刻覺得那麼痛快，好景不常，狂風突起，把這個家毀到這樣，叫蔡牽怎不痛心，自己這一夜也沒有好好的睡，早早起來，遂告訴蓮姑，還是找馮姨來作伴，妳一個人不成，蓮姑道：「馮姨一定會和我作伴，不過哥哥不用替我擔心，我現在反覺得沒有可怕的事了。」

蔡牽哼了一聲，點點頭道：「對，應該這麼想，好吧，我走了。」蔡牽果然提起精神，跟着船運貨，離開延平府，這個蓮姑果然是說了就作，晚間叫馮姨和她來作伴，白天自己用一個包頭，把頭罩上，半邊臉全擋住，臉也不洗，也不修飾，自己提了一把鐵刀和一根繩子，出去撿柴，這種事在莊鄉上沒有什麼扎眼，應該操作的事，連着三四天的工夫，蓮姑已經入了兩次城，這種情形，他又那容易找到管莊的下落，這個管莊好像是十分怕了蔡牽，隔了這麼些天，他依然不露面，蓮姑會到延平府衙附近去等他，始終沒見他出入，這種事，就叫人心難測，這蔡牽他怎麼也沒想到，老衙舊隣中，竟也有了不利於他的人，這個管莊他雖然離開永和村，這他那個老媽媽也進了城，對於永和村中的情形，他知道的一清二楚，這永和村中，那個姓蕭的蕭貴，竟作了管莊的耳報神。

這蕭貴對於蔡牽無仇無恨，沒有什麼交情，可也沒有惡感，在他本人這是一片好心，認為總要把這件事消滅下去，別再出了人命，所以他屢次給管莊送信，叫他躲避，並且千萬別再出城，只要和蔡牽遇上，是非出入人命不可，蔡牽是決不吃這個虧了，這一來那管莊他對於這蔡牽，也是十分注意，蓮姑入城出訪他的蹤跡，那裏會找到他，自己反倒險些形跡敗露，幸虧蓮姑那種情形遮掩的好，趕緊跑出城來，一連多少天，就沒敢進城。

這次蔡牽走的日子很多，蓮姑不斷的到河邊去探問，因為他們航船上常有信息，在水路上，誰會

過的到誰，過了一個多月的光景，才有信息到來，蔡牽的船已經快回來了，蓮姑現在弄成孤零無依，只有這個哥哥了，所以對於他出行很是關心盼望，過了三四天，蓮姑計算着日期，哥哥應該到了，自己預備這兩天，勤到江邊去看看，因為船每次的到，全是在午後或者是傍晚時候。

這天在中午後，蓮姑才要去往河邊，突然外面有人叫門，拍門拍的聲音很疾，蓮姑趕緊的跑出來，隔簷門先問是誰，外面答聲的，竟是船上年輕的水手王阿七，他是蔡牽最近的人，雖然年輕，很老誠可靠，蓮姑趕緊的開門，口中說着：「阿七你們回來了，管船的怎麼沒回來？」這個王阿七喘吁吁道：「糟了，糟了，這可怎麼好！」

五 栽贓陷害

蓮姑忙的問：「阿七，你倒快着說，是什麼事？」阿七停了一聲道：「又出了事，妳進來，我告訴妳。」蓮姑看到阿七這種神色，就知道哥哥必遭了非常事，還疑心着船又出了險，一邊跟着走，一邊問：「阿七，船又壞了麼？」阿七這時已經走進堂屋，向蓮姑說道：「姑娘妳趁早收拾收拾躲一躲，妳要是願意跟着我們上船，就到船上去，看情形連船也落不住。」阿七把出事經過情形向蓮姑說出來，蓮姑聽到他這番話，咬牙切齒，向阿七道：「我躲什麼，事情很顯然，又是這萬惡的東西使的手段，害苦了我們了。」

原來他們這隻船回來，此次出去的情形還不壞，並且往返全有生意，船回頭時，沿途還運了許多貨物，這一來船上的人，全很喜歡，蔡牽出走這麼多日，每天的忙着行船，把苦惱事，又暫時拋開，

和船上幾個好弟兄們，談談講講，也覺得很高興，並且聽到航船來往的人，不斷的有信息，知道妹妹在家中也很平安，蔡牽是尤其放心了，這次回來，還給蓮姑捎了許多她應用的東西，這天船到了五華山下，江灣上，這裏是附近一帶停船的所在，船這一回來，原舊停在這裏的，管船的水手們，全是熟了，老遠的就在歡笑着打招呼：「蔡老闆，這次出去很順利，事情不錯吧，我們該擾你一頓酒了。」蔡牽站在船頭上，也向這班人含笑招呼着道：「很好，回來的路上，還帶了不少買賣，這不是託弟兄們的福麼，明天我在船上好好的請你們喝一頓。」那班管船的全在高聲笑着招呼：「你們哥幾個聽見了，蔡老闆請客，咱們有一位算一位，把這趣賺的，全給他喝了。」大家大聲嘩笑着，蔡牽的船已攏岸。

這裏是延平府附近的一個小碼頭，在這天夕的時候，這個小碼頭也非常的火熾，人很多，腳頭們起卸着貨物，附近的小村中，許多作小生意的，也要在這時作些買賣，船剛拋了錨，跳板才放下來，從一個酒棚底下一連走出六七個人來，這六個人情形是幹什麼的全有，也有像水手的，也有像小販的，可全是年輕力壯，全撲奔碼頭邊，因為蔡牽早收拾好了，盡等着下船，水手們把跳板搭好，蔡牽提着包裹和所帶來的東西，從跳板上走下來，剛到了岸邊，立刻這伙人撲過來，內中一個竟招呼道：「蔡老闆，回來了，買賣很不錯」蔡牽一抬頭看這人不認識，並且好幾個全回過來，近前的這兩個，也像是水面上使船的，可是面生得很，在這一帶決沒見過，蔡牽惘然問道：「弟兄你貴姓，我眼拙，怎麼想不起，有什麼事？」這句話沒出聲，從背後嘩啦的一道鐵鍊，已經套在蔡牽脖子上，跟着兩個人已經把蔡牽抓住，此時抓他的人七子，每人從腿蘆上撒出一把手，向蔡牽的胸前一點，喝聲：「你

敢動！」跟着另有兩個也全亮了傢伙，這條鐵練從背後已被人鎖上。

這種突如其來的情形，蔡牽幾乎氣炸了肺，蔡牽猛然把手中的東西一撒手，說聲：「你們這是那裏來的滾開吧。」雙臂一振，竟把兩邊這兩個全推得向後倒去，可是身後這個拉鐵練的，喝聲：「你敢拒捕。」砰的一腳踹在蔡牽的右腿上，跟着近面一人，一條鐵尺，也砸在蔡牽的左臂上，蔡牽任憑如何有力量，這條鐵練厲害，把脖項纏住，更被這人一用力，蔡牽幾乎被他鐵練勒死，竟被帶得倒坐地上，跟着這兩個被摔的已經踹起來，全撲過來，一個照定蔡牽的肩頭上就是一腳，那一個手七子整按在他胸口上，尖子已經扎進了衣服，蔡牽總然有力氣，也禁不住五六名大漢動手，蔡牽坐在地上，抬頭看了看，哼了一聲道：「你們好厲害，我姓蔡的犯了什麼罪這麼對付我，不給我說個明白，有死有活。」

此時內中一個年歲略大，約有四旬左右，提着一支鋒利的手七子，到了蔡牽的面前說道：「朋友，你真够個亡命徒，不過闖江湖的朋友們，應該識相些，我們這麼多的人，你走的脫麼。」蔡牽厲聲說道：「你是幹什麼的？」這人說道：「朋友，你得看看這是什麼地方，連朋友你到了這，全得裝好人，何況水面上岸上這麼多人，還會是土匪綁架你麼，告訴你延平府混着一份小差事，爲了你們哥幾個，我們全不易活下去了，沒別的，爽快的到案打官司，漢子作，漢子當，這一帶在水面上作好漢的，可沒有含糊的，朋友當着這麼多人，別找難看，挺起胸脯來，跟我們走。」蔡牽一聽是延平府的，就有些明白了，哼了一聲道：「就這麼走不成，我得問問我犯了什麼罪，你憑什麼捕我，我請你也識相些，蔡老二不是好欺負的。」這人冷冷一笑道：「朋友，既這麼說，給你看了也沒有什麼。」說話

聞從懷中取出一張票來，往蔡牽的面前一幌道：「就憑這個，就敢拘捕你。」蔡牽雖則不認識字，這種東西決不會假，自己在略一思索下，把牙咬道：「好，我認頭打官司了。」可是這時這個拿拘票的把拘票收起，一揮手道：「去，把船上收一下子，人全帶着。」蔡牽立刻跳起道：「有什麼事，姓蔡的一人承當，船上不過是賣力氣，吃苦的水手們，有他們什麼事。」這個捕快一聲冷笑道：「相好的，由不得你，有什麼事，衙門去說，相好的不必弄這個，何況你完全可以放心，你又沒在延平府擱七八條命案，你有什麼怕的，不過是盜案牽連，帶着他們問一下子，連你也許說不定當堂釋放，何必故意麻煩。」這裏說話間蔡牽這條船上的水手看出風頭不對，王阿七和一個姓姜的年歲最小，他們兩人悄悄的全從船後溜下水去，當時就算躲開。

官人們上船一路搜翻，把其餘的兩名水手也給鎖上，可是從艙中竟提出一個一尺大的包兒，蔡牽厲聲說道：「你們這拿的是什麼？」身旁的捕快們道：「明知故問，到堂上再去說。」跟着眼前這麼地是延平府的捕頭侯順，更說聲：「把他身上洗一洗。」蔡牽此時想得開了，因為已經落在他們手中，安心要自己的命怕什麼，他那把手七子是不離身的，立時搜出來，侯順接到手中道：「相好的，這把傢伙不錯，使着很得手吧。」蔡牽哼了一聲道：「不錯，可惜我委屈了這把傢伙，沒把他送到我那相好的面前，頭兒，咱們不必費話了，延平府到案打官司，蔡老二到今天就算是認了頭，服了勢力，很好，只要這顆腦袋不掉，慢慢的來吧。」這班官人嚴厲的監視着，把蔡牽和兩名水手帶上，此時所有岸邊一班船戶們，一個個誰還敢向前，更不知蔡牽犯了什麼大案，這麼嚴厲的拘捕他，大家紛紛議論，趕到官人們走後，從水裏逃了的王阿七和那個伙伴姜小四，兩人遠遠的從水裏出來，仍然

返回船上，這一班管船的水手們，全湊過來在問着，倒是因為什麼事。

王阿七道：「現在什麼話不用說了，大家對於蔡老闆或者還有懷疑，我們跟他是一塊在水面上來往，他決沒作過一點犯法事，這種情形大約還許是他永和村家中出事的原因。」大家一聽這種情形，就知道蔡牽算毀了，一個襄船的，那禁的住官家這麼合謀陷害，安心要他的命，這班船戶們，對蔡牽和水手們，素日全有個不錯，此時就有人提醒，方才那官人口中，已經說是盜案牽連，一時也出不來，蔡老闆家中還有那個妹妹，別算個全落在他們手中，並且這條船也要保不住，你們趁早一個去從船老闆的妹妹送個信，躲避躲避，這隻船叫姜小四，把他開走離開這，衙門口的事不說理，為什麼把船白便宜了他們，王阿七和姜小四，認為別人這種話很對，應該這麼辦，這兩人一商量，這個姜小四四年歲雖小，水面上的本領很好，並且極其聰明，當時就附耳低聲告訴了王阿七停船的地點，無論如何這隻船也得給管船的留下，官人們當時雖沒顧得扣留船，恐怕官司一個弄不好，就許二次來人，反正這隻船，我們得給管船的保護住，王阿七遂向姜小四道：「好，就這麼辦了，我到永和村，你把船立時開走，咱們回頭見。」王阿七這才來到永和村向蓮姑報信，蓮姑一聽到這種情形，真是冷水澆頭，這可真沒有活路了，向王阿七道：「你不用再替着我的事，你看現在我一家人，一個也不易逃出手去，我藏藏躲躲有什麼用，事情很顯然，是這姓管的一手造成，好厲害的傢伙，可惜現在我們找不到管老爺，阿七，可不是我這個姑娘不要臉，事情也瞞不住人，從當初，他就替着我，我現在很想找我門路，我嫁給他了，有吃有喝，有穿有戴，這種人家我不嫁他，我要嫁什麼人，一個鄉下了頭，我簡直是沒有福，阿七，你們打聽打聽，能夠找到管老爺，我也得到了好處，我哥哥也不致於叫他們害死，一

舉兩得，何樂不爲。」

王阿七立刻面目變色，憤然站起，氣狠狠的向蓮姑道：「蓮姑，妳還叫什麼話，妳要是這樣，從此我們可不認得妳了，姓管的是什麼東西，把你一家害到這樣，妳還想嫁他。」蓮姑鐵青着面色道：「阿七，你認爲不對，我就不這麼辦，你叫我怎麼樣？」阿七道：「現在應該設法打聽，管船的這場官司，究竟是什麼事，落到什麼結果，我們想法子救他出來才是，我認爲妳應該走，船已經挪了地方。」蓮姑道：「我不能走了，越躲越糟，我到現在也豁出去了，無論如何，我得想法子見我哥哥一面。」王阿七道：「妳想往虎口裏送。」蓮姑道：「不見得。」阿七道：「蓮姑，妳別看得這麼輕鬆，妳一個姑娘人家，管船的是鐵打的漢子，又該如何。」蓮姑忽然轉身來，向王阿七面前一跪道：「七哥，現在我求你一件事。」阿七趕忙躲着，急得紅頭漲臉的道：「你這麼作什麼，咱們用不着，妳不要輕看我王阿七，沒有本事，不會辦事，可是我有兩膀力氣，一條窮命，我這口怨氣不出，蓮姑，妳起來，只要我王阿七能作的事，擺上刀山我也能幹，衙門口我也一樣去闖，跟我們管船的，一塊蹲獄看到痛快，妳說吧。」蓮姑仰頭站起道：「沒有別的事，我只求你相信我，我這個鄉下了頭，也不致於那麼下流，我一家人，全這麼毀在姓管的手中，我能嫁他麼，阿七，不論到了什麼時候，你要信得及我，姓蔡的姑娘到了臨死的那天，也是乾乾淨淨，任憑他用什麼手段，我不怕了，你們放心，不要再管我，家中所有的衣服東西，全把他變賣了，打點官司，我認爲我只要明着出頭，諒還不致受到多大阻難，他們知道我哥哥不好惹，他們不這麼下手，恐怕我哥哥早晚找他，並且姓管的也不肯對我放手，我們就算含冤而死，我無論如何，得見到我哥哥和他商量一下，也好決定我們死生，除了我出頭

，妳們誰也去不得。」王阿七道：「好吧，現在我把這條命，也看成一文不值，我們想法子給你弄錢，衙門口沒錢是買不動，不過到村中來，我得看風行船了，倘若那兩個伙伴得出來，就是沒有我們的事，他兩人若是出不來，我和姜小四也要進去，犯不上，留着王阿七還跑腿呢，我晚間到村中來，蓮姑，妳也要信得及阿七，我到什麼地步，對得起管船的。」蓮姑點點頭道：「用不着說這些話，問心無愧，不用顧忌這些，天色已晚，我明早設法進城，你把家中這些衣物全帶走吧。」

王阿七哼了一聲道：「用不着，現在來不及，賺的錢管船的全帶走，我們身邊一點錢給妳留下沒用，和衙門們先借一下，人是勢利眼，不過村中人還不錯，告訴他們管船的手裏有錢，三兩天就還他們。」蓮姑道：「阿七，你那裏去弄錢。」王阿七道：「這你就不用管了。」說着話竟自走去。趕到晚半天，這個村中就全知道蔡牽遭了官司，這種步步逼人，人人痛恨，但是村中紛紛議論，也是全在替蓮姑攪着心，蓮姑此時倒不畏懼了，當晚就在幾個有交情的鄰居，借了十幾串錢，第二天一早蓮姑梳洗打扮，揀奪的乾乾淨淨，頭上罩着包頭，帶着錢，就要進城，馮姨邱嫂們全在勸阻着，認為她自己不好，這些天來，蓮姑也有些耳聞，那個近鄰蕭貴有些靠不住，自己索性謹慎一些，任什麼話不敢和旁人說了，遂向邱嫂馮姨道：「你們不必再替我担心了，一個府城的地方，難道對我還有什麼不利，並且我們落到現在這種結果，實沒有力量再和別人爲難了，逆來順受，見了什麼人全低着头，難道還有什麼罪過麼，只要盼着我哥哥案情沒有牽連，早早的放出來，我們遠遠的搬着走，離開這一帶，有什麼冤也就解了，現在誰比我們厲害，我們給誰磕頭，磕頭求饒命還不成麼，你們用不着担心，準保沒有別的是非。」邱嫂們全要跟去，蓮姑也攔阻着不叫他們去，蓮姑說的也有理：「現在我們沒

有什麼怕，就是官家連我算上，也把我牽連上既不是押起來，既沒殺人，也沒放火，還有死罪麼，我們現在就是任憑處治，誰也不再麻煩，有別人跟着更不好，別再認爲有人架着我們。」馮姨邱嫂這些女人也是怕官，遂任憑蓮姑自己進城，蓮姑是毫不遲疑，一直的够奔延平府。

到了延平府，哀告看門頭上的人，給到班房回一聲，求老爺們無論如何多恩典我這苦命的女孩子，我哥哥打了官司，家中再沒有別人，我無論如何也得看看他，等了很大的工夫，門頭上進去國話，等了回子，班房裏出來人，一看蓮姑，很帶着十分驚異，向蓮姑道：「你就是蔡牽的妹子，妳來作什麼？」蓮姑道：「我哥哥回來被捕，連家也沒回，究竟是犯什麼案，爲什麼事情，一點不知道，求老爺多恩典，叫我看看他吧。」這個官人搖着頭道：「姑娘，看你說得很可憐的，無奈的案情重，還沒有定案，決不准外人去見他。」蓮姑趕忙的跪在這官人的面前，哀告道：「老爺，我現在也不怕你笑話了，我知道事情全是我一人身上所起才有今日，我很後悔，把我哥哥毀到這樣。」這官人立刻喝叱道：「這是什麼地方，不許妳胡說，什麼事情由妳身上所起，他結交海盜，現在被他同伙弟兄供出，難道妳也是女匪麼？」蓮姑此時只有連連叩頭道：「老爺，你多修好吧，一個鄉下人，不會說話，不知道輕重，求你可憐我，現在孤苦無依，我只要能够見他的面，老爺們一旁看看，任什麼話，決不多說，他打了官司，我好歹的給他湊了些錢，墊補用着，老爺們多修好吧。」這個蓮姑此時百般柔順，只是叩頭哀求，這名官差竟被他求得有些心軟了，遂說道：「妳等一等，我也作不得主，我給妳夫問一聲，我們的頭兒，若是答應了，我就帶妳去。」蓮姑忙的叩頭道謝：「求你多給說好話」又等了半天，這個人竟自出來，向蓮姑道：「妳的運氣還算不錯，我們頭兒聽我說妳的情形可憐，叫妳見他一面，

可是你可估量着不許胡言亂語。」蓮姑答應着，趁勢請示這位官人的姓名，這人也許是府衙大班中，一名快手，姓卜名成，領着蓮姑從大堂旁轉過去，奔西箭道，一直的走，很遠的一段路，才到了後面府衙大獄，到了柵欄門口，這快手卜成，向裏面招呼出人來，可是門不開，隔着門招呼裏邊的人，告訴他把新收進來的一名盜犯蔡牽提出來，和家裏的人見一見。

蓮姑這時趕忙把身邊的錢拿出來，向快手卜成道：「卜老爺，獄裏的頭兒，請你關照一聲，我這裏來麻煩他，這點錢請你交給他，叫他買包茶葉吧，這是我出於自己情願一點心意。」那快手卜成眼珠轉了轉，微微一笑道：「姑娘，妳還明白這個，可是妳要知道這種案情，妳拿出整塊的銀子來，未必容你見一面，上邊知道了担不了，可是妳一個年輕的姑娘，我們不願意難為妳，好，別辜負了妳好意。」說話間裏邊的牢頭已經把蔡牽拉出來，此時卜成從柵欄門把錢包遞進去，向裏面說道：「高連甲，這是蔡姑娘一點小意思，我倒不肯過分的和他說公事了，別看年歲不大，倒很明白，往後多關照些，咱們這也是德性事。」裏面的牢頭把錢接過去，這個快手卜成，躲在一旁，他可是在暗中監視着蓮姑。

那蔡牽手鐐腳鐐，三大件的刑具，蓮姑此時心似刀扎，一看蔡牽走路的情形，就知是受了刑，腿也有些腫了，蓮姑哭聲說道：「哥哥，你打的算是什麼官司！」蔡牽此時臉上的神色頗難看，到了木柵前，才抬起頭來，看了看蓮姑，悲聲說道：「你來了，很好，這不是看見我了麼，往後這種地方不必來，妳來沒用，我被別人咬了一口，已經入骨三分，大概我不認是不成，好在妳放心，沒有死罪，沒有關係，好好的在家裏活下去，我的事，不必管了。」蓮姑把心一橫，把眼淚擦了擦，向蔡牽

道：「你受刑了。」蔡牽道：「不用問，妳自己能够想法活下去，別叫我牽掛妳就是了，這裏的事，妳沒法管。」此時那牢頭已在喝叱着，蓮姑趕緊的說道：「哥哥，官司是你自己打，我一個姑娘，也沒法給你辦，我只盼你好好的哀求老爺們，多恩典你，咱們家中折變折變還能弄出錢來，我還有什麼已呢，哥哥，我要墊補你一切，能叫我多來看你幾次，我就活下去，不然我立刻死。」此時蔡牽因爲身上有棒傷，腿底下站着不得動，搖幌了一下，扶了木柵的木樞一下，蓮姑故作不經意的，用手碰了蔡牽一下，却暗中搯了他一指，又重說道：「無論如何，得叫我常來看你。」說到這，裏邊牢頭已經催促着蔡牽回去。

六 魚腹秘藏

蓮姑更轉身來向那快手卜成又跪下，說道：「卜老爺，你好人作到底，和裏面的這高老爺託付一下，官司打到怎麼樣我管不了，案打實情，我哥哥飯量大，他又受了刑，不論如何，准許我常常給他送些錢和東西來，我總有人心的，卜老爺，你就多恩典我吧。」這個快手卜成，却點點頭道：「你起來，用不着這樣，若是不看着妳可憐，這次也就不叫妳進來了，妳可知道，我姓卜的沒圖妳什麼，妳只要有人心就成，往後再來時，找我就成了。」蓮姑千恩萬謝，卜老爺長，卜老爺短，一個勁兒的巴結他，此時蔡牽已經被打進去，快手卜成把蓮姑領出來，把她送到儀門外，向蓮姑道：「這裏可不能隨便的來，過個三天五天的來看看，對於獄裏頭的人，總要有點心意，我們雖則是一個衙門，但是兩宗事，只憑人情面子，叫人家就起疑心了，去吧。」蓮姑向他謝了又謝，離開府衙，回轉永和村。

鄰居們全來探問，蓮姑只有告訴他們是盜案牽連，自己也決不再提是什麼人陷害了！個人就是坐定了想主意，知道哥哥這種官司弄到身上，決不是十天半月能完的，過了兩天，王阿七竟在黑夜中前來，他竟自拿出十幾兩銀子，還有十幾串錢，問蓮姑怎麼樣，可見了管船的？蓮姑見他拿出這麼多錢來，十分驚異，遂問道：「阿七，你那裏來這麼多錢，管船的雖則遭了官司，我們也得量力而為，不能這麼隨便的什麼錢全使用。」阿七嘿嘿的冷笑道：「我拿來錢妳就用，至於錢是那裏來的，用不着你來問，好在不叫妳還賬，這還不成麼。」蓮姑道：「阿七你胡說，不告訴我，這個錢我就不用。」阿七道：「這可怪了，我所要知道的事，你不向我說，迫問這些事，我搶來的，又該怎樣？」蓮姑道：「阿七，難道你作強盜麼，我們現在打的什麼官司，被屈含冤，認良爲盜，我們全是好人，現在洗刷還洗刷不清，妳怎麼拿這種話向我說。」

阿七哈哈一笑道：「蓮姑，我們不作強盜，也沒殺人放火，爲什麼叫我們現在活不下去，誰逼得我們，現在那一條道路全可以走走看看，可是蓮姑你放心，不會那樣，我這完全是船幫的朋友們，大家借給我的，因爲我們的事，已經動了公憤，不過意不起他們這羣走狗們，大家拿出這點力量來，也算吃船幫的一點義氣，妳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官司怎麼樣了，你快告訴我吧。」蓮姑對於王阿七這種話雖是不大信，可是眼前的事，也叫被逼無法，借了鄰居的錢，總得還人家，因爲全不是什麼富裕的日子，並且自己還有一種打算，也不便向阿七說出，沒有錢不成，現在得用錢把這條路打通了，遂向阿七點點頭道：「好吧，將來還不知結果如何。現在我也只好不追問你了，我哥哥被海盜誣攀，一口咬定他是同黨，他已經受了刑，官司只怕一時不易完，咱們的船現在那裏，千萬的不要往這一帶來了

。」妳七道：「妳就放心吧，不會再往這條路來了，我們已經很快的另找到一條道路，非常得力，大約管船的這場官司多少總能有幫助，我能够見去見他麼，我有事和他商量。」蓮姑道：「現在你們去不得，總得看出他官司的起落來，賊咬一口，入骨三分，有你在外邊還好些，那兩個弟兄，被捕進去也沒放出來，這種暗無天日的衙門口，實沒法子說理了，我要常常的去看他，拿錢賈通獄卒們，給我們個便宜。」

王阿七聽着很入神，向蓮姑道：「蓮姑，妳去當了，是不是妳想要設法叫他出來，那可是最好的主意，我們也這麼打算。」蓮姑道：「阿七，你跟我說這些話沒什麼，你千萬的要留神，別說是我們還沒這麼打算，這種話風倘若聽在官家耳內，就別想活了，阿七，口頭謹慎些，有什麼事，看看情形再說，城裏也不能天天去，隔幾天探望一下，再想辦法。」阿七點點頭答應道：「咱們各辦各的，妳照顧他的官司，我們設法去弄錢，蓮姑妳不用擔心，我們救不了管船的，也不能再給他惹出禍來，並且現在還有一樣好處，咱們的船倘若出事，還有人包賠這種事，爲什麼不幹。」蓮姑向他追問下去，他又吞吞吐吐，蓮姑想到自身的事，個人也不願意再緊問他們了，倒是信得及這個阿七一片血心，遂向他囑咐兩句，打發他走去，蓮姑隔了三天，又進城，這次把獄裏打點了一下，在那時民間有兩句俗話，就是「衙門朝南開，有理無理拿錢來。」那種黑暗的情形，罄竹難書，果然蓮姑這種辦法算對了，蔡牽的官司是沒有希望。

這延平府的知府，是一個鑲黃旗，很有勢力的旗籍，此人叫那秋山，他的學問還不錯，只是年老昏庸，不通世故，一腦門子，還是盡忠報國，其實他所行所爲，全是誤國殃民，他個人也不是真正的

落了什麼，完全被他手下一班人愚弄，耳軟心活，凡是跟隨他的人，個個的全發了財，他還自認爲個人很清廉，所以這延平府一帶被他弄得一場糊塗，因爲朝中有一班「動費」照顧他，他這個官依然作得穩如泰山，這延平府，一班公門官吏，無法無天，只有蒙蔽他一人，所以那個捕快管莊竟敢弄出手段來陷害蔡牽，他們個個是無私有弊，誰在誰手裏，全有短處，管莊自己這件事，那大班頭侯順，就不敢不給他辦，教唆出一名海盜來，誣攀蔡牽是同黨，更造成了蔡牽已經計劃劫牢犯獄救他們出去，蔡牽身上帶的一把手匕子，就算是凶器，不法之徒，在船上搜翻時，他們竟栽贓，給弄了一包火藥違禁之物，再遇上這種糊塗官，只有用刑逼迫，把蔡牽收進去就過了一個熱堂，何況這件事又是他們一手造成，容心收拾蔡牽，在這種黑暗官府之下，這種刑訊，任何人捱不了，蔡牽固然是身體健壯年輕，這一堂已經給他折騰個半死，他們就是安心把蔡牽收拾在獄裏，就是定不了死罪，三年五載也休想出去，蔡牽橫心的想不認供，可是三天一個熱堂，兩天一個熱堂，鐵打的漢子也禁不住，幸爾蓮姑這種辦法有效，連去了三次之後，就全熟了，並且這個姑娘下了苦心，個人是苦在心裏，實在面上，公門中這班無法無天的東西們，那有好人，蓮姑更屈着心的來哄他們，見了他們是有說有笑，老爺叔叔伯伯，招呼的親熱，並且那管莊對他是決不放手，更暗中示意他同事的弟兄卜成，替他辦事，可是這管莊也厲害，他這次安心要把這姑娘得到手中，反倒放緩了手，不急切的圖謀，反正蔡牽收在裏面出不去，他就不怕什麼了，蓮姑好在有自己的打算，更不怕這些邪魔，說什麼全是好善好語的應酬，並且漸漸的從他們口中探聽出來，蔡牽若是明白的，避重就輕，好好認供，認頭在獄裏蹲着，那是他的便宜，只要他非想逃出去不可，那是他找死，他就是塊鐵，也把他煉化了，蓮姑聽到這種情形，抽冷

子告訴了蔡牽，叫他認供，蔡牽也實在受不了這種折磨了，身上是新傷接舊傷，那麼健壯的身軀，一個月的工夫，已經折磨得不像樣了，蓮姑竭力的勸解他，告訴他，你要想活下去，報仇雪恨，得留着你這條命，你要死在獄裏，可就冤沉海底了，並且告訴蔡牽，在獄中裝老實，說好話，總有逃得活命之時，蔡牽也看出來，自己拿着血肉之軀挺刑，捱不過去，早晚也是死，妹妹已經示意我，我是應該這麼幹了，不這麼幹，誰替我伸冤，蔡牽遂答應了蓮姑的囑咐，可是連連的追問王阿七的下落，並且囑咐蓮姑，越是作這樣打算越得少來，蓮姑答應了，又過了半月的工夫，已然定案，這個蔡牽完全承認結交海盜，通匪銷贓，不過叩求府台的恩典，憐念他年輕無知，初上跳板不久，就這樣也定了他個監禁三年，他的案定了，不再過熱堂，蓮姑不時的送些食物，裏邊的牢頭們，也得了不少的錢，更因為有管莊的情形，所以對於蓮姑出入府衙大獄，十分便利。

這天晚間，蓮姑在家中忙着給蔡牽作了兩樣菜，預備到第二天到獄中去探望他，王阿七也正前來送錢，蓮姑向阿七道：「往後你不用藏藏躲躲了，官司全放到他一人身上，那兩名伙計也很快的就可以釋放，不過打一頓板子，枷號幾天，可是管船的案已經定了，弟兄們得三年後再見了。」

王阿七一聽就跳起來，瞪着眼說道：「什麼，無憑無據被賊咬一口，就能定罪，這還有好人活的路麼，我王阿七偏不等他三年。」蓮姑道：「阿七，你老實些吧，你看我哥哥的情形，你不怕麼，你不等他三年又怎樣，難道你會去劫牢反獄麼。」王阿七恨聲說道：「說不定，那也走着瞧。」蓮姑微微一笑道：「阿七，不要瞎着急，給我哥哥作兩樣菜，我買的多些，你看，那盤子裏一尾大魚，給管船的送去，這裏還有小些的，你也很辛苦了，家裏有我哥哥沒喝完的酒，阿七我請請你，也算作我的酬

勞。」阿七道：「我用不着，我有地方喝酒去，蓮姑，妳怎麼跟我弄起這一套來，叫我寒心，有正經事你說，沒有事我走。」蓮姑正色說道：「阿七，你不要這樣，我有要緊事和你商量，難道我的行爲你還不知道麼。」阿七道：「我信得及妳，我已經吃過飯，有什麼事妳說吧，」蓮姑對於阿七這種直幅的情形，越發的起了一分感激之心，不禁流下淚來，向阿七道：「世上的人真難說了，管莊那個東西，沒有人性的萬惡，可是你和姜小四，全這麼有血性的義氣，現在我告訴你，你也早早的打算一下，這些日來的情形，我更看得出，管莊那個東西，他對我並沒甘心，他不過是因爲管船的已經在獄中，他故意的視長了時候，消滅外邊的風聲，早晚我是逃不出他手去，我哥哥危險正多，這種萬惡的東西們，什麼惡辣的手段全許使出來，現在只有設法把他救出來，若不然他這條命，終歸是斷送在延平府大獄中，我這些日來，受盡無邊苦，也想忍耐着我哥哥救出來，我不能害了他終身，但是延平府的那麼多官人，監獄中防守那麼嚴，怎樣逃出來，好在現時我到獄中去，十分隨便，我已經暗中和我哥哥商量好，他身上三大件的刑具，不想法弄掉，無法逃出來，這些日來，他在監牢中竟自結識了一個姓陳朋友，此人出身可不大好，現在是被逼無法，他們兩人囚在一個囚籠中，另外沒有別的人，這種情形還易下手，他們這多日來，把路徑已然看好，只要能把那身刑具弄掉，有法脫身，我們的船現在那裏，永和村是決不能再呆下去，阿七，只有遠走高飛，離開延平府地面，越獄脫逃，捉回去，可就是死罪，必須走得脫，逃得了，阿七，現在和你說明一切，這些事你得很作個打算。」

阿七兩眼瞪得圓，看着蓮姑道：「想不到妳真能辦這些事，好，我服了妳了，可是三大件刑具如何脫落，你也別把那種東西看容易了，管船的力氣大，可是我認定他沒有炸斷銹鍊的力量，至於逃走

的地方，你放心吧，早預備好了，蓮姑我們現在這些事，不錯是犯法，但是誰逼得我們這麼作，現在我告訴你，從管船的一出事，我王阿七已經變了心，姜小四雖然年歲很輕，倒是個好傢伙，看不出他平時很留心水面上一切事，我們現在可沒作那些強盜的行爲，現在在接近海口一帶，有一個領頭的人，此人姓胡，在水面一帶，很鬧出點字號來，他領率着一小隊船幫，私鹽私貨，什麼全幹，這人手下很有些功夫，本領不差，我們已經投在他手下，他對於管船的這條漢子，很關心，這些錢，多半是由他幫助，可是我們的船也加入了，只要管船的能够逃出延平府大獄，決不會再落在他們手內，現在逼得我們只好幹下去，多咎毀了多咎算了，他能脫身出來，就有落脚之處，這個妳不用担心，只是……」說到這看着蓮姑道：「我們這個船幫中，可全是單身漢，一個個全是沒有家小，妳是不能去，只得早早的給你安置個地方。」

蓮姑忙的說道：「阿七，只要你們能活下去，用不着爲我想辦法，我有去的地方，很安全，你不要爲我的事担心費事。」阿七道：「妳到什麼地方去。」蓮姑道：「你不用問，到時候，自會告訴妳。」阿七道：「妳究竟用什麼法子能够救他出來，我們可也正商量要下手了。」蓮姑一指桌上那盤子魚，向王阿七道：「就仗着這點東西，叫他弄斷了刑具，可是急切下手可不成，可得看工夫，現在我到府衙大獄得多去幾次，有什麼信息，或者有用你們幫助之處，自然告訴妳。」王阿七看了那盤子魚怔了一下，向蓮姑道：「魚肚子裏裝了東西，這種傢伙可得好使用，含糊了不成，妳別就誤事，並且很危險。」蓮姑道：「這些事你全放心，我救不了他，不能再送他的命，傢伙是極得力，別看尺寸短，他們手底下有力量，粗些的鐵條，全用不了多大時候就能弄斷，鏢鏢還會下不來麼，何況他們兩人

在一處，在脫身時，似乎不許有人接應一下，他們反正是十分慎重着下手，總想法要走得脫。」王阿七道：「好吧，好在還有幾天就擱，我回去也計劃一下。」蓮姑道：「你可要謹慎，風聲洩露可要了命。」王阿七點點頭道：「這些你不用擔心，我自知謹慎。」說完了話，王阿七更把這盤子魚端過來，仔細看了看，這種事，固然是十分危險，可是蓮姑已經把獄中的牢頭們全買通了，諒還不致於敗露，王阿七走後，蓮姑是徹夜未眠，雖則是一切事安排好，終歸是担着心，這件事倘然敗露，就算毀了。

趕到第二日，到延平府去探監，這次蓮姑對於牢頭獄卒，除了先把錢遞過，更另外給他們帶了些吃食東西，要求着牢頭把蔡牽提出來，和他在獄門那裏相見，一個竹籃子裏放着菜和食物，蓮姑故意的把這些東西拿出來，放在地上，叫牢頭們看一下，裏面沒有違禁犯法的東西，仍然裝在籃子裏，從獄門旁一個小門遞進去，趁着牢頭獄卒張羅着接東西的時候，蓮姑以目向那個籃子視意向蔡牽道：「哥哥，我這麼遠，給你弄這點菜來，你留着多吃幾頓，別胡亂的送給人，你知道我來這一次不容易，他們幾位老爺，特別的恩典，你打了官司，能够落個這樣，別忘了大家的好處，他們老爺全是在外邊的人，有的是吃，決不希罕這點菜。」

蔡牽因為頭幾天遞進話來，忙的点點頭道：「你這麼小家氣，老爺們對我特別恩典，你看我這些日不像那麼瘦了。」蔡牽說着話，他雖則帶着手鐐子，兩手還能拿東西，趕緊的把那竹籃接過來，也不住的向那牢頭們千恩萬謝，牢頭們反倒一笑道：「打了官司的，全是這樣，見了什麼全是好的了，蔡老二，好好的熬着，一規就是二三年，官司就算完了。」蔡牽諾諾連聲的答應着，十分馴順，此次

蓮姑錢花得到，上下全打點了，更不耽擱，趕緊的出了府衙大獄，此時蓮姑真是心提到嗓子眼，吉凶禍福，實難預測了，自己回到永和村，也是起坐不安，飲食難下，他究竟是個鄉下姑娘，從小過着貧家生活，安分守己，一點非法的事不敢作，此時竟逼得她作這樣事，她那裏担當得了，先前は鼓着勇氣，向大獄中送進這種犯法的東西，趕到此時，簡直反生了害怕的心，對於府衙又想去，又不敢去，總恐怕事情敗露了，王阿七更是一連兩天沒來，只這幾天的工夫，把這蓮姑折磨得容顏消瘦，自己在等不下去了，在第四天，又去府衙探望。

趕到了大獄那裏和裏面招呼，蓮姑才放了心，和往日一樣，蓮姑趕到獄卒把蔡牽領出來，自己怪自己好糊塗，我真是瞎着急了，事情倘若發作，早有人到永和村把我抓來了，可是蔡牽一看到蓮姑這種情形，驚異的問道：「妹妹，妳怎的臉上這樣難看，病了麼。」蓮姑點點頭道：「我病了兩天」這時那看守的獄卒，因為站得遠些，蔡牽一邊大聲的向蓮姑，要着吃的用的，在這片話裏，夾雜着告訴蓮姑：「魚很好，我已經說了大話，等着妳來，妳買些好酒請他們，妳想法子多借幾個錢，咱們也稍盡人心。」蔡牽跟着低聲告訴：「這兩天妳要勤來」蓮姑點點頭，自己心裏也是着急：王阿七爲什麼不見，也不敢向蔡牽說，分手回來。

七 越獄脫逃

看蔡牽的情形，是最近就想出來，可是蓮姑又發愁，想逃出來不然約在黑夜裏，可是延平府城門一閉，出來又怎樣脫身，這種事只要一發作就是驚天動地，所以蓮姑雖說是竭力的鎮定着，總是心慌

意亂，回的家來，只有眼巴巴的盼着王阿七前來，這些天來，蓮姑因爲有這些私弊事，也不叫人來和自己作伴了，阿七這些天有時白天來，有時晚上來，蓮姑到此時任什麼不再顧忌，任憑衙鄰們猜想吧，當晚王阿七竟自前來，阿七進來，蓮姑說道：「你怎麼一連幾天不見面，可把我急死了！」阿七也看到蓮姑憔悴的情形，說道：「這幾天大概苦了妳，事情我已經和我們頭兒說了，他很願盡力幫忙，因爲正趕上有幾隻船走出去沒有回來，得力的人，全不在面前，現在好了，這位胡老當家的，願意盡全力救他出來，就是妳想的法子不能得手，他也要下手了。」蓮姑道：「不要那麼作，那麼作太危險，延平府的官人多，官兵多，挑明了幹，能有多少人來拚命，情形很好，看我哥哥的情形，最近就能出來，叫我們要勤去幾次，並且也問到你。」王阿七道：「妳再去時，設法的告訴他，他自己只要能逃出大獄，城裏城外有人接應他，現在告訴妳，從今天我和妳說完了算，府衙大獄附近，已有人把過道，路徑全看好了，妳只問管船的打算從那個方向出來，那麼高的大牆他上得去麼，有人要進去接他用不用，告訴他從明天起一到天黑，獄牆附近有人，不到天亮不撤下來，他究竟想怎麼出來，我們可得知，時候雖不能定準，他是那時得手那時出獄，告訴他，只要出了獄，在獄牆那裏和接應的人碰了頭，城門就是關着也有出城之法，這件事完全看他脫身的情形作的乾淨不乾淨了，能够容開走的時候，可就省了事，倘若發作的早，那可就招呼着看了，現在我已經給你也找了落脚的地方，只要得到他準信，出來的時候，你也早早離開永和村。」

蓮姑道：「我已經和你說過我另有去處，不帶累你們，你用不着給我想法子了。」王阿七皺皺眉道：「我真不明白妳是什麼心意，管船的逃出來，連你也算着，再捉進去全是死罪，妳不早早的躲開

，那裏是妳安身之處，妳真急死人，我告訴你，我王阿七就不慣和婦女打交道，管船的和我是過命的交情，我是沒法子不管，像你這樣吞吞吐吐我早躲開你了。」蓮姑眼淚在眼眶中轉了轉，又忍回去，向阿七道：「你真好，越是這樣越叫我敬服你，阿七，任什麼話不用說，我蓮姑命苦，管莊這個東西，你們到什麼時候別忘了他，他害苦了我，我所願意親近的人，願意倚靠的人，全不能如願，阿七，咱們別就誤正經事，我不願意告訴你的事情，你問也白問，你只管放心，我不會叫官人捉了去，還告訴你，我哥哥倘若不論那一天脫身時，任憑他事情怎樣緊急，這家中可得來一趟，有他要緊的東西，非得親手拿走，沒有耽擱，不會誤事。」王阿七他是深信蓮姑，這個鄉下姑娘實有與平常人不同之處，說話是斬鋼截鐵。自己雖則也是一個年輕的漢子，他是一團正氣，大大方方，也很難得了，管船的有這麼個好妹子，被屈含冤弄這場官司，也還值得，並且終歸有報仇雪恨之時，遂向蓮姑道：「事情大致是這樣，妳明天到大獄看情形如何，我到晚間來聽信。」阿七說罷趕緊告辭，已然走到院中，又翻了回來，把蓮姑也叫到屋中道：「我真是慌張，險些忘了一件要緊事。」蓮姑茫然問道：「你忘了什麼事。」阿七道：「我的手脚笨，沒有什麼本事，妳是知道，我可不是怕死，大約我們這位胡當家的不准叫我入城，恐怕誤事，可是管船的對於這些人，全不認識，容易就誤事，在管船的出得獄來之後，告訴他，凡是以「風」字打暗號的就是自己人，叫管船的也用這個字打招呼，試探是不是接應的人，就不會誤事了。」蓮姑道：「這是什麼意思？」阿七道：「怎麼告訴妳，怎麼說，這些事妳問也不懂的。」蓮姑答應着，阿七才匆匆走去。

第二日天氣很不好，從一早晨，就是細雨靡靡，蓮姑依然冒着雨進城，到了府衙大獄中，雨下得

更大些，可是這一來，到給了他兄妹二人說話的機會了，因為蓮姑來得已經熟了，錢花得不少，並且一點犯規矩的地方沒有，什麼事架不住日子長，牢頭獄卒對於他兄妹二人決不再提防，此時雨喇喇的下着，蔡牽和蓮姑隔着柵欄門全是被雨淋着，那獄卒却站得遠遠的找一個避雨的地方等候，眼看得見，有雨聲擾亂，他們說話可就聽不清了，蓮姑因為這種機會難得，趕緊把應該告訴蔡牽的話，趕緊告訴了他，蔡牽道：「妳告訴阿七，我們在大獄的後面有一處是殺人場，那裏有一個死牢門，容易把鎖弄掉，我這個伙伴，他倒是走得了，還能高來高去，可是帶着我太費事，只要任着我蔡老二有命，這個天氣一連的鬧下去，是很好的機會，頂到明天雨若是不住，天氣還這麼陰着，我是一定出去了，出去的時候不致於太晚了，或者還能早些脫身，妳怎麼樣，阿七預備好落脚的地方沒有？」蓮姑忙答道：「落脚的地方早預備了，不過我只知道大致船在牛頭灣一帶，準地方不知道，到時候憑接引的人。領你走，阿七叫我告訴你，凡是接引的人均以「風」字爲記，我也不懂得是什麼意思，可是你只要脫身出去之後，無論如何，你要到永和村轉一遭。」蔡牽着急的說道：「那裏去不得了。」蓮姑道：「哥哥你無論如何也得去一下，難道我破死命的救你，這麼一點事你不答應麼。」蔡牽道：「好吧事情還不能預定，到時候看情形再說，明天倘若雨還不住，妳晚一點來，再送兩瓶子酒來，弄些小菜，酒要包一下，不要被人看見，大班上的人最容易起疑心，不要耽擱快快去吧。」這次的情形很好，一切事全能夠說完，蓮姑回得永和村之後，王阿七已經到來，在家中等候，向蓮姑問起探監的情形，蓮姑道：「這場雨幫助了我，把一切事全告訴了他。」更把蔡牽所說的話，也全告訴了阿七，阿七道：「很好，事情還算順手，事情這麼緊急作下來，也很好，日子多了怕出毛病，咱們就這麼辦了，我回覆

一聲，我們這裏接應的人，不致於誤事，胡當家的對於這件事，十分義氣，就誤了許多買賣毫不介意，人已經派出來，出城時已經規定好，從南門，出來後轉一下，提防着萬一事情發作，萬一有人出來追趕，也叫他找不到我們的人真贗去向。」蓮姑道：「這些事全仗阿七你一人之力了，我所能辦的，也只是這些事，別的我管不了。」阿七還是追問蓮姑究竟想法那裏去，事情也不能想得十拿九穩，萬一不甚得手，臨時生了什麼變化，和官人們拚上時，到那時妳依然留在永和村，妳要把人急死麼。蓮姑道：「你不用這麼担心，你真拿我這個女流當作廢物了，他定規準了，夜間出獄，反正這一帶全有人，我也跟你們野地裏呆着去，聽信息，情形好沒有什麼說的，情形不好，我也躲得開，這一帶在黑夜間想脫身還不容易麼。」阿七很着急的道：「我就不明白妳是什麼心意，非得到這個破家裏來。」

蓮姑道：「對不起，你先糊塗一會吧。」阿七遂也不再問下去，蓮姑道：「可是阿七，你也別竟自和我弄這些玄虛，現在弄成你不來，我沒處找你去，萬一有緊急事用你的地方，我又那裏去找你。」

阿七道：「可也是，現在事情已經挑明了，自己人我更不能瞞妳，倘若有緊急事還須找我，妳順着劍溪的江邊從西走，道路可够遠的，總得出去七八里，那裏有大片葦塘港岔子，憑西南的一條水岔子，只要妳看見了船隻就可以問，只管向他們問，可知道「風」字船的人在這裏麼，不對他們不答，對了，自有人領妳去，但是事情不到緊急可不許這麼作，妳現在不是我們的人，不過說明了也沒有危險，妳現在也是被救的人。」蓮姑聽了點點頭道：「好，這還叫我放些心，我哥哥犯了這種案情，越獄脫逃，沒有他立足之地了，聽你們情形，弟兄們很有點力量，逃出來任憑他幹去吧，我可放心。」阿七看到蓮姑的情形，也猜不透她是什麼心，只認定她是一個姑娘人家、被事逼得，不知說什麼好了，囑

咐蓮姑道：「明天妳還進城，我也不到這裏來，我們這永和村，也就是這一兩趟了，往後這一帶再也休想見我們，把心放開，不要帶出害怕的情形，現在只想不這麼作，也活不下去，死中求活，至大了把這條命交給他們，還有什麼，蓮姑，妳這麼想，就不致於臨時慌張，反容易露出破綻了。」蓮姑道：「你不用囑咐我了，我若不早這麼打算，也不這麼作了，就這麼辦了。」

這一夜過去，這本是一個多雨的時候，只要一下起雨來，就是三天五天不放晴，到了第二天依然是下一陣住一會，蓮姑趕緊把所用的東西帶好了，自己蒙着一塊雨布，踏着滿地泥水進城，蓮姑此時把身外一切苦惱全忘掉，到了城中，進府衙大獄，把蔡牽所要的東西全遞進去，蔡牽抽冷子告訴蓮姑道：「決意的在今夜出獄，天這麼陰着，黑的更早，只要蔡牽這條命不該死在延平府大獄中，或者還許能順利出城，不費什麼事了。」蓮姑因爲一切事，已經計劃好，沒有什麼可說的，只囑咐小心謹慎，獄卒因爲離的遠，蔡牽看了看附近，一個人沒有，腮邊帶着微笑，向蓮姑道：「妹子，妳看，我也豁出死去了，早動了手，銹子腳鐐，已經全連着一點，一用力就斷，外邊用膏藥塗上看不出來，這麼幹，臨時省了多大的事。」蓮姑不敢細看了，只答了聲：「好！就這麼辦，你可務必想着要到永和村，哥哥，去不去由你，我不囑咐你了。」蔡牽也不能多問，只有點頭答應，退回獄中。

蓮姑回到永和村，候到傍晚時候，阿七前來，蓮姑告訴他道：「經過的情形很好，今天晚間是一定出獄，你們的人，可千萬別誤事。」阿七道：「妳放心，決不會誤事，人已經進了城，進去七個人，全是手底下俐落，他們決不會誤事，萬一遇到了意外的阻攔，這哥幾個，還全能招呼一下，蓮姑，我也沒法子問妳的事了，妳們這種女流真是難說，有時候比什麼人全馴順全聽話，有時候妳們想的

主意，別人就休想撥轉過來，妳是非在這裏等他不可了。」蓮姑道：「一定是這麼辦，我反正不誤你們的事，我在官道口等着去。」阿七道：「那也好，沿途口全有人，牛頭灣那裏倘有大隊的人，可以接應一下，反正妳得先跟管船的一塊走就成了，離開這有人送妳到安全的地方。」蓮姑道：「好吧！不用再三心二意，就這麼辦了。」因為事情很緊，阿七也不敢耽擱，趕緊回去報信。

這時正是入秋以後，連着陰雨，這個夜晚，真是冷雨淒風，延平府雖則是個大地方，管理着海陸重鎮，兩天雨沒晴，雖則天剛黑了之後，街上行人很少，冷冷清清，這時府衙大獄的後面，黑沉沉一條僻巷中，一道黑色的小木門，里面嘍叭一響，這小木門立刻開了，從裏面一連閃出兩條黑影，跟着把木門一帶，牆角那邊在雨地內暗影中，嗖嗖的一連縱過兩個人來，身形矯捷，各提着手七子，從黑門裏出來的人，各蒙着一塊雨布罩着頭，頭裏這個趕緊在低聲喝問道：「什麼人，可是風字麼？」這兩人立刻答了聲：「本字的弟兄，隨我走，後面那個是誰？」這個頭裏蒙雨布的正是蔡老二，刑具全卸掉了，忙答道：「弟兄們放心，患難朋友，陳鳳。」頭裏這兩人答了聲：「好！隨我們走。」一踏着濕地的泥水，穿着一條條小巷，一連轉過三個極黑的胡同，在路旁又有人在喝問着：「幹什麼的？」頭裏只答了個「風」字，問話的人一句不答轉身頭裏引路，幾個間斷開，繞着這條北大街，一直的够奔南關。

除了正式的街道上有燈火，別的地方黑暗暗，滿地泥水，那邊有行人來往，毫無阻隔，已經到了南關附近，此時可得奔正式的街道，南關附近可有燈火了，並且城門口附近，還有兩名官兵，好在這個雨天裏，全躲在城門洞中，這時候可就快閉城了，來得還算很好，頭裏這三個人，有的披着雨衣，

有的戴着大草帽，此時各把手裏的傢伙收起，分散開往道邊一閃，低聲向蔡牽打招呼道：「好弟兄，放大棗些，雨布別蒙得那麼嚴，你們只管大大方方的出城，我們這裏看着，城頭上還有咱自己的人，城門沒閉，省了手脚，他只要阻攔你，只管往外闖，我們動手收拾他，三三個人還不容易料理麼，頭裏走，雨布放下，把臉只管露出來。」蔡牽答應了聲：「好！」他頭一個就竄出小巷，故意的把脚步放從容些，揀着泥水少的地方走，直奔城門，後面這個到了巷口，略微的一擰步，爲是叫蔡牽先走開接應的人，也向後面這人招呼了聲：「朋友，別把雨布圍這麼嚴，反起疑心，把雨布做開些。」這人答應了聲：「好，就這麼辦。」趕到把半邊臉露出來，守在巷口這名弟兄「呀！」的失聲驚叫出來，口中在招呼：「怎麼你是……！」底下的話沒出口，此人用極低微的聲音，厲聲喝吧道：「什麼地方，少套交情。」一低頭，貼着道邊，踏着泥水直奔城門，這兩人一前一後，安然闖出城去，後面的這三個人也跟着往外走，最後一個却把頭上大草帽子摘下來，甩着雨水，他可是向着城牆上面連連揮動，他跟着把草帽子扣在頭上，也一直的闖出城去，跟着從城牆邊，靠牆根底下，也轉出兩個鄉下人來，一個扛着一個行李捲，一個打着一柄雨傘，兩人是一邊怨天怨地的恨這種天氣，更彼此罵着，回到七里塘非弄到半夜不可，人家全是發財還家，咱們是倒運還家。城門洞中雖有兵把守，看到最後兩人罵着走着，他們反到不住的笑，這兩人也走出城去，這時已到了閉城的時候，蔡牽出得城來，後面的人跟蹤全趕到，離開城門不遠，連連黑影閃動，全早早的報出字來，這附近一帶就是七個人，此時後面的人全到了，離開城門已遠，回頭張望了一下，城門已閉，蔡牽長吁了一口氣，向他這個伙伴招呼道：「陳二哥，咱們居然還有現在，這條命是咱自己的了吧。」

可是後面人跟着全趕到，內中一個忙向前招呼道：「老當家的，你怎麼會落在延平府，我們絲毫不知信息，怎麼你也不給弟兄送個信。」蔡牽一聽來的人這麼招呼，十分驚異，怎麼和自己逃出來的，這個陳鳳，竟是他們的人，忙的抓住了陳鳳的手道：「二哥，你究竟是怎麼回事，咱們已經作了異姓弟兄，我沒有一點事不告訴你，你怎的還是和我這麼沒有真心。」這個海盜陳鳳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蔡老二，我老鳳一是好漢子，好朋友，到了骨頭碎了，也得作好朋友的事，我失風落在延平府官人手內，我只毀在一個酒字上，憑他們這幫東西，我還沒放在眼內，這些事，不是一言半語所能詳述，告訴你，我不姓陳，那是我外婆的姓，我叫老鳳一。」

蔡牽他過去雖然是一個老老實實的使船的，可是這一帶的航船上，這些事，是天天聽到人講說，知道有這麼個人，不過他的行為很好，對於平常的商販客旅，沒有動過，在沿江一帶和海面上，很闖了幾件禍，那知道和自己一同在監獄中，數月的工夫，竟是此人，此時後面這幾個，全圍過來，一個個全帶着抱歉的口吻，異口同聲的說着：「弟兄們顯得太不够義氣了。」這老鳳一向這幾個弟兄道：「無須說這些話，這全是各人的行為，你們並不知道我落在這，可是我老鳳一心爲得保持弟兄間的義氣，我甯可死在延平府大獄中，決不能說出牛頭灣的一個字來，你們對蔡老二這件事辦得很好，我個人受些刑，吃些苦，叫我很痛快。」遂向蔡牽道：「這兩個弟兄，一個叫佟天柱，一個叫甘文亮，這是我們底下很得力的人，有血性的朋友。」蔡牽見所指的這兩人，正是守在大獄後面那裏的兩個，蔡牽剛要答話時，老鳳一已然招呼道：「前面有我們的人到了，甘文亮，你近上去看看，不要弄錯了，咱們此處可不能盡自停留，趕緊走，蔡老二，獄中那幾個傢伙，雖則全喝得够勁了，我們牢房中，佈

置的固然是能够遮掩一時，可是也怕有意外的事立被發覺，我們還是趕緊先離開道。」蔡牽道：「好，咱們趕緊走。」那甘文亮看前面已經迎着來人，果然也是自己人，他們是一個傳一個下來的，告訴老鳳一，所有牛頭灣的弟兄，已經全部出動，把船分散開，全放到五華山江口一帶，隨時可以接應。

老鳳一道：「沒有什麼了，把信傳下去，叫他們撤。」那甘文亮答應着，向淌下來探信的人傳話時，老鳳一道：「文亮，你去找弟兄們，借兩把傢伙，我們手底下任什麼沒有，這還有一大段路呢。」甘文亮伸手從左腿腿蓬上拔下一把手七子來，遞給老鳳一道：「當家的，你將就着防身，我是雙七子我再找他們要一把，給蔡朋友。」跟着甘文亮向來人把他一口短刀要過來，叫他先行趕下去，指會五華山下的船往下退，從南關外轉過來，奔西關外，一路上人已經往下撤了，因為順利出城，無庸防範，老鳳一向蔡牽道：「蔡老二，咱們到江口那裏一同上船。」蔡牽道：「二哥，我無論如何得到永和村轉一遭，我那苦命妹子，她還沒走。」老鳳一道：「不是阿七已經能够料理一切了麼。」蔡牽道：「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有什麼事，話說得很緊，無論如何，叫我到永和村轉一遭，這麼辦！阿七必在沿江口附近，留一隻小船，他認得路徑，我到永和村看了究竟是什麼事，我們隨後趕到，我是永和村上生長的窮孩子，我願意看看我的家鄉，從此後，也就算永別了。」

八 救兄自縊

這老鳳一邊走着，吃吃一笑道：「蔡老二，你敢輕視我，我宰了你，出了延平府大獄，得了活命，就怕死了，相好的，難友，換了盟，又是生死的弟兄，永和村你走得我就走不得，蓮姑我沒見過，

一個姑娘人家，很能幹事，我們雖則還得另行安置她，不能把她帶在身邊，我也願意看看她。蔡牽答了聲：「好」立刻遣一行人，一路緊走，轉到西關外的路上，不住的回頭望着延平府城，毫無動靜，這一來蔡牽老鳳一認爲定是可以走開了，這給你留了脫身的工夫，就是他再發覺容易應付，走出六七里路來，迎面有人迎上來，遠遠的就搗了字，蔡牽聽着耳熟，趕忙竄在頭裏，因爲現在已到了荒郊野外，雖則不斷的有村莊鎮甸，因爲這一帶不是太荒涼隱僻的地方，可是也只能聽到榔鏹和野犬的吠聲，沒有行人了，蔡牽趕忙的招呼着：「對面弟兄是什麼人。」這時來人已經飛奔過來，口中也在招呼着：「管船的你可出來了！」撲到近前的竟是王阿七，後面還跟隨一個身形矮小的，正是姜小四，這兩人到了近前，如同見了親人一樣，把管船的蔡牽兩隻胳膊抓住，蔡牽對於這兩個弟兄的情形，真是萬分感激，不禁流下淚來忙的招呼道：「好兄弟們現在我逃出來，咱們弟兄們從此後，永遠不再分開，快快的走，我還得到村中走一遭」阿七道：「管船的，蓮姑就在前面江灣子裏等你，她可真不易呀，就在雨地裏竟等了兩三個時辰了，好，我們告訴她，叫她喜歡一下。」這兩人踏着滿地雨水，竟自跑了回來。

蔡牽此時想到了妹子蓮姑真是心似刀扎，太難過了，一個姑娘人家，叫她受這樣苦，受這樣罪，總怨自己無能，脚下也是加緊往前走，前面已到了江邊，順着江灣往北再轉下去，就是五華山轉角處，這時在陰沉沉黑夜中，雨還是在下着，一條黑影一直的飛奔過來，不住的喊着：「哥哥你在那兒？」蔡牽一聽就是妹子的聲音，把短刀插在腰帶上，趕忙答應着，迎上前來，口中不住招呼着：「妹妹，我出來了。」蓮姑撲到近前，抓住了蔡牽的衣服，幾個月來滿腹冤屈，她此時好像全宣洩出來，蔡

牽也是十分痛心，兄妹抱頭痛哭，那老鳳一等也從後面趕到了，忙的招呼：「蔡老二，不要這樣，哭會子有什麼用，事情已成過去，咱要辦未來的事，趕緊走吧。」蔡牽趕忙止住哭聲，向蓮姑道：「蓮姑，我告訴妳，這就是和我一同出來的好弟兄，我和他已經換了盟，他叫老鳳一，是船幫的老大，我可有好幫手了，先前我還不知道他，出來後才說明。」因爲在黑影中，彼此也辨不清面貌，蓮姑向老鳳一招呼了聲，跟着說道：「我哥哥心直口快，性情燥些，你們全是患難弟兄，被逼迫的這一帶算是沒有立足之地了，但願你們多照應些，遠遠的走吧。」老鳳一道：「蓮姑，妳是一個很好的姑娘，我很佩服，這些話不用說，永和村無須去了，隨我們上船，並且說不定城裏，只要一發覺，還許有人綴下來，你總是先走才對，我們還能堵擋一下。」蓮姑道：「老大，對不起，我有些要緊的事，不能不回永和村走一下，現在不是沒有官人追下來麼，沒有多大就攔，到了家中，拿一點重要東西，立刻起身，決不誤事。」那蔡牽也是很着急的道：「我不是早告訴你你早收拾了麼。」蔡牽底下話沒說出，蓮姑道：「哥哥，你別着急，我不會叫你再誤事，我頭里等黑，哥哥，你可跟着來了。」蔡牽終因爲蓮姑是一個沒出嫁的女孩子，她自己或者有什麼得收拾的，不能不帶走，不能再叫她難過了，遂說道：「也好，妳頭裏走，我們這就到。」那阿七和姜小四已經全在這裏等候着，跟着從江岸那邊，如飛的跑過幾個人來，遠遠的報了字，老鳳一向蔡牽說聲：「我們好伙伴來了。」這時頭裏一個人身量長得非常魁偉，雖則面貌看不清，大致的可也看得出這人不過三旬以上，來到近前，竟自招呼道：「鳳一大哥，我可太對不起你了。怎的竟全把你毀在延平府，這叫我胡燦何以爲人。」蔡牽一聽這人報出姓名，正是從阿七所得到的信息，牛頭灣船幫的首領，此時老鳳一反倒哈哈一笑道：「胡四弟

，你怎麼和我弄起這個來，失風拆在陣上，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什麼，現在不是咱們敘客氣的時候，這裏給我們留兩隻快船，請你不必在此等候，把你所帶的人，安全撤下去，咱們有話歸舵時再細說：可是蔡老二大約你也沒會過面，只是聞名，哥兩個多親多近。」

蔡牽趕忙行着禮道：「兄弟我這場事，多蒙胡當家的你這麼不顧一切的，把我這條命從鬼門關上要回來，我蔡老二，不能向你說些感謝的話了。」胡燦道：「好兄弟，沒有那些客氣，我們敬的你是條好漢子，全是水面上求生活，應該有這點義氣，怎麼樣，你們先不上船了，我先退下去。」說話間阿七姜小四也在迎前，蔡牽向他們招呼：「你們也無須跟進村去，我們這就轉回來。」此時那個船幫的胡燦已經帶着人退下去，他們先行返回牛頭灣。

這裏蔡牽老鳳一和兩個弟兄佟天柱甘文亮，四個人一同够奔永和村，沿着山邊轉過來，這裏離着永和村雖則不遠，也有半里多路，村莊那邊黑沉沉，連一點燈光也看不到，蔡牽頭裏引着路，老鳳一等跟隨着來到小村前，他們這個村莊，前文已經說過，是貼着山道，順着山腳轉過來，走進不遠，就是蔡牽的家門了，此時左鄰右舍，早入睡鄉，蔡牽也不願意再驚動村人，好在有雨聲擾亂着，全把脚步放輕些，大門做着，蔡牽低聲招呼道：「全進來，家中沒有什麼人，就是她一個，街坊鄰居叫他們知道了，更多麻煩。」走進院中，蔡牽還把大門關上，他們住的就是三間房，屋中全有燈光，因為在院裏蔡牽不便招呼，領着老鳳一，佟天柱甘文亮，進了上房門口，蔡牽招呼：「蓮姑，蓮姑我來了，收拾好了麼？」堂屋裏點着油燈，往東間裏掀門帘看一下，桌上油燈也點着，沒有人，在床上放着一個包裹，蔡牽趕緊轉身來招呼：「蓮姑，怎麼妳不答應。」說着話，往西間闖，門口全是掛着布門帘

，蔡牽一掀門帘，險些撞在門上，裏邊竟把門闔閉了，蔡牽可有些急了，帶着怒招呼：「蓮姑，妳是怎麼回事，闔門作什麼，有朋友跟着，開門哪。」可是還沒有答應的，蔡牽叭的拍了兩下，不由驚異的「啊！」了聲，又招呼道：「蓮姑，妳怎麼不答應我！」那老鳳一在背後說道：「蔡老二，踹門。」蔡牽也看這種情形不對了，「噹」的一脚，把門踹開，一進屋門，蔡牽哎呀一聲，身軀一幌，就要往後倒，被老鳳一把抓住。

這老鳳一咬着牙，壓腳道：「哎呀，可急死我！」跟着叭的就給了蔡牽背上一掌，厲聲招呼道：「蔡老二，你可挺着些，你看看她氣絕了沒有，我們不能動手啊！」趕情這個蓮姑已經高高吊起，竟自縊在後窗的窗梭子上，蔡牽被老鳳這一掌震得，精神一振，喊了聲：「妹子，妳可坑死了我！」趕緊的往上舉，但是繩子套撤不下來，那個甘文亮，從老鳳一的身後擠過來，一脫身，竄起來，一手抓住窗棧，一手噴嚏一下，把繩子硬給拉下來，可是蔡牽趕到把蓮姑抱下來，身軀直挺了，放到床上，再撲口鼻間，連一絲氣也沒有，全涼了，費了半晌的事，才把這條繩索解下來，蔡牽痛哭，知道妹子是甘心就死，決不願意有人再救他，繩子套拴得太厲害，吊上去就完。

老鳳一抓住了蔡牽肩頭，厲聲說道：「蔡牽，你們的情形好慘，小伙子，放明白些，妳爲什麼死，很顯然，哎呀！你看！那牆上是什麼！」只見床旁邊牆上，完全是鮮血，抹的很大的一個「心」字，老鳳一始終抓住蔡牽不放，就是怕他死過去，這種情形攔在鐵打的人，也受不住，老鳳一更向蔡牽道：「你看這個就明白了，好姑娘，蔡牽沒有二句話，立志復仇！」這蔡牽此時真是痛心過度，再也不顧忌什麼了，際着脚痛哭，甘文亮佟天柱，看看這種慘情，也全不住的抹了抹眼上的淚，老鳳一

勸解着道：「蔡老二，你盡自這麼哭可不成，我們現在情形可很危險，把鄰居們全驚動起來，於我們可不利，蔡樹抹了抹眼上的淚，瞪着眼說道：「我怕什麼，我妻室，妹子，全死得這麼慘，我不想活下去，我奔延平府找那個狗娘養的，我和他拚了骨吧。」老鳳道：「你是胡說，延平府現在你去得麼，自投虎口，蔡老二，你更應該活下去，留着這條命，才有報仇雪恨的日子。」蔡牽悲聲說道：「我妹妹死得這麼慘，難道我就忍心把她尸體放在這一走麼。」正說到這，有人叭叭的拍門，佟天柱頭一個就竄出去，蔡牽等全把傢伙抓在手中，齊往外闖。

佟天柱已經在喝問：「什麼人。」此時門外竟自招呼：「蓮姑，你們這裏鬧什麼，這是誰這麼哭呀？」此時佟天柱提着手七子，已經撲奔大門，聽得叫門的是女人的聲音，遂喝叱着道：「要命的可少管閑事。」蔡牽此時已經聽出是邱嫂，他忙的阻止住佟天柱道：「不要威嚇她，我正想找她。」蔡牽趕緊往外闖，把短刀仍然插在腰帶上。

因為蔡牽家中深更半夜發出這種哭聲，鄰居們可有聽出來是蔡牽的聲音，蔡牽已經被押在延平府大獄，並且定了罪，決不會出來，深更半夜忽然回來，鄰居們，可不敢出來了，可是邱嫂因為住的只隔着一段牆，並且自己是個女人，不怕什麼，所以從家中溜出來，到這裏叫門，此時蔡牽把大門一開，招呼道：「邱嫂妳進來。」蔡牽這一發話，邱嫂嘮了一聲道：「老二，你怎麼會回來！」蔡牽看到了這個熱腸的邱嫂，始終她對自己一家人是百般照顧，越發的想到眼前的痛心悲聲說道：「邱嫂，妳不必問我的事了。」邱嫂更看到院中好幾個人，吓得不敢往門裏走了，這蔡牽却往邱嫂面前一跪，叩頭道：「邱嫂，妳待我一家人恩重如山，我實告訴妳，我從延平府逃出來，想不到這短短時間內，

我那苦命的妹子，竟自上吊死了，我一家人落到這個結果，是誰造成的，現在也不要管他，只是我蔡老二不是罪人，這裏我決不能再停留下去，邱嫂妳可憐我一家人的遭遇，救人救到底，我妹妹的尸身，只有託付邱嫂妳了，妳給收殮一下。」說到這，蔡牽把聲音放低，邱嫂已經趕忙把他拉起，不住的哭！雨還在下着，可是邱嫂渾身戰抖，這種地方，並不是邱嫂無能，任何女人也禁不住這種情形，一個越獄脫逃的罪犯，並且此時已經看見，還有三個人全提着刀，更聽得連姑吊死在屋中，邱嫂那能不吓壞了，連話全講不出來，蔡牽在被邱嫂往起拉時，已經覺出邱嫂顫抖，知道她怕極了，遂趕忙說道：「邱嫂，我告訴妳，妳不要怕，我蔡老二是有人的，妳待我家這麼好，我不能連累你，我告訴完妳，妳趕緊回去，天亮後，有村中人照顧着，並且妳是一個女流，出頭辦這個事沒有嫌疑，你盡力的不管是借，不管是折變自己的東西，妳好好的收殮我妹子的尸身，葬埋她，稍過些天，我必要打發人給你送錢來，不能叫你們連累得活不下去，邱嫂，妳要相信蔡老二，錢必然送到，還能作得極嚴祕！決不會被第二個人知道，妳放心吧，蔡老二今生今世，倘若不能報妳的恩，我來世報答妳，邱嫂，你能够答應我麼？」邱嫂忙的連連答着：「我一定這麼辦！蔡老二，你胆子太大了，快逃走吧。」

蔡牽道：「邱嫂，你趕緊回去，不要被鄰居們發覺，我們這就走了。」邱嫂此時已經嚇昏了，趕忙退出院去。

蔡牽容得邱嫂走出了門，翻身來，仍然跑進上房的西間，撲到床前，抓住妹子冰冷的手，哭着招呼道：「妹子，我對不起你，對不起孀娘了，我堂堂一個男子漢，不能保護妳，叫妳落這麼個慘死，妹子，我蔡老二，在你尸身前發誓，只要我活在世上的一天，我不忘這個仇，我定要給妳姑嫂二人

報仇雪恨，親手宰那萬惡的東西。」老鳳一進來催促着道：「蔡老二，既然是已把姑娘的後事託付給這個好鄰居，我們應該走了，時候可不早了。」蔡牽那裏捨得走，頓足痛哭，因為個人離開這裏就再沒有回來的日子了，妹子陳尸未殮，自己就這麼一走，覺得這一輩子活下去，也是痛心，可是老鳳一不住的勸着催促着強把他拉出來，蔡牽更到了自己的那個屋中，看到床上的一個包裹，包的齊齊整整，他知道這全是妹子親手打點的了，忙把這包裹解開一看，是個人新舊的幾件衣服，還有兩雙鞋，蔡牽看到這種東西，越發的放聲痛哭起來。

老鳳一是一個久歷江湖的朋友，此時也忍不住的痛哭直流，忙的把包裹給包好，提起來向蔡牽道：「蔡老二，別辜負了姑娘的這分好意，背在身上，咱們走，蔡老二，忍着悲哀，不必再痛心，信得及這個哥哥，老鳳一要助你報仇，我若是說了不算，不把這件事作到，我就枉在江湖上闖了，走！」這裏說話間，甘文亮掀着門帘，向裏探身招呼道：「當家的，外面的情形不對，快着點走，天柱聽見附近有人聲。」蔡老二瞪眼說道：「什麼，延平府的狼崽子們能够來了麼，再好沒有，省得我去找他。」說到這，忽然的聽得屋頂上，騰騰的一陣響，跟這聽得天柱在院中招呼道：「當家的，趕緊出窰，有人來了。」這句話沒落聲，聽得外面房上已經有人交聲喝喊道：「好大胆的蔡牽，陳鳳，你敢越獄脫逃，有幾個腦袋想逃出手去，相好的，還不出來麼。」

蔡牽哈哈一笑，高聲答應道：「太爺專為等你們這羣禽獸們前來。」撒短刀竄出裏間，老鳳一一把把蔡牽抓住，甘文亮也往外窰時，老鳳一喝聲：「別動。」這個老鳳一一矮身，帶着一股子風聲，頭一擱撲出去，往院中一落，從西邊牆頭上，竄下一人，掄起一口單刀，照定了老鳳一擰頭蓋頂就剌，

此時蔡牽，甘文亮跟蹤闖出來：「那老鳳一一幌身，喝聲，小子你是找死。」驟開這一刀，手裏手七子已經遞出去，照着這來人的小腹上扎去，此時那佟天柱也從大門邊猛撲過來，可是在牆上也竄下一個捕快來，掄一條鐵尺把佟天柱擋住，這跟個老鳳一動手的正是延平府的捕快卜成，手底下還是真俐落，老鳳一手七子扎空，他這口刀如疾風暴雨一般砍來，此時蔡牽，甘文亮，也齊往上撲，可是正面屋上，有人在高聲喊着：「好大胆的匪徒們，還敢拏捕。」發話的却是延平府大班頭侯順，提着一口七星尖子，從房上竄下來，後面還跟下一個來，提一條七節鞭，延平府的一班捕快們，全是各縣裏送出的好手，個個手底下全能招呼，那個使鐵尺的，名叫趙大興，身高力大，這個提七節鞭的叫金永貴，這四個人，全是有高來高去的功夫，他們一撲下來，那個大班頭侯順他就直撲了蔡牽，使七節鞭的金永貴，把甘文亮也擋住，正好八個人，捉對的動手，這蔡牽只於是力氣大，年輕力壯，他對於動上手，手底下可實不高明，這個侯順是個很好的一身武術，他這口七星尖子，一照面這個蔡牽身上就被他扎傷了兩處，不過蔡牽此時是不要命的這麼拚，雖然被扎傷了兩處，然毫不介意，仍然是拚命進攻，這種情形，可也够侯順招呼的，不過像蔡牽這種功夫，是一照面就分出死活來，成，功夫一大，就壞在四五個照面下，噹的一聲，手中的短刀竟被大班頭侯順用七星尖子碾掉，他的傢伙一出手，大班頭侯順，口中喝聲：「小子，你輸下吧。」蔡牽往外一躍身，這口七星尖子順着右肩頭劃過去，可是把肩頭全劃傷，這時那老鳳一跟那卜成動手，耳中已經聽到了大班頭侯順的喊聲，他就早情着蔡牽不成，此時卜成的單頭正是一個攔腰砍，這老鳳一突然暴喊了一聲，身軀猛往地上一撲，卜成的刀從頭頂上砍空，老鳳一個掃堂腿，正兜在卜成的雙腿上，那卜成身軀摔出去，老鳳一趁勢往起一聳身竄起

來，正好撲到侯順的面前，這口手七子，用足了力，從下往上噙的一聲，正兜在七星尖子上，把侯順的七星尖子震出數丈去，可是這時蔡牽幾呼被侯順扎死，他猛然往回一轉身，此時正好侯順的七星尖子出手，沒等老鳳一七子翻下來扎出去，蔡牽已經撲到，他這種拚命動手，力氣全用足了，整個的身軀撞回來，他這雙掌，砰的兜在大班頭的胸口和小腹上，這一下子，把個侯順整個的身軀，從院當中打出一丈多遠，嘩嘩的砸在上房的風門子上，門也砸壞了，這個侯順竟落了當場身死，那老鳳一啊的一聲，非常驚異，他萬想不到蔡牽手底下有這麼重這麼大力氣，老鳳一一口喊了聲，老二：「你有兩下子，拚吧！」

九 荒村惡鬥

這個蔡牽也覺出用傢伙還不如自己空手得勁，此時那個快手卜成，他雖則被搥出去，可沒有什麼傷，二次挺身躍起，仍然撲過來，蔡牽是頭一個就迎上去，卜成的一口刀帶着風向蔡牽劈來，蔡牽看這口刀到，往旁一閃身，刀從右肩頭砍空落下去，他此時仍然是雙掌猛往外一抖，這一下子又打在這個卜成的右肩右肋上，身軀被震得斜撞出去，那捕快金永貴，一條七節鞭正把甘文亮的右臂纏住，他脚往起一抬正往甘文亮的小腹上踹，卜成被蔡牽這雙掌震出來，身軀是正和金永貴撞在一處，那金永貴一脚正抬起，這一下子，兩個人嘍通的全倒下去，他的七節鞭反被甘文亮這隻胳膊給奪出去，那卜成反往起掙扎時，這個甘文亮趕過去，一手匕子，扎在他右肩頭旁，那老鳳一也正撲到，照着金永貴雙腿上就刺了兩刀，只剩下一個趙大興，尚和那佟天柱在拚着，佟天柱此時情形是很危險，他們全是

短傢伙吃着虧，還算是這邊卜成金永貴同時倒地，和慘號的聲音，佟天柱保住了命，他左肩已經被趙大興鐵尺砸傷，往外拚命退時，可是已經逃不開，被趙大興一脚兜在後背上，把佟天柱踹倒，趙大興鐵尺掄起來，向佟天柱腿腕子上猛砸，這一鐵尺下去，佟天柱就算殘廢了，幸虧這邊卜成金永貴慘號的聲音震耳，趙大興略微的怔了一下，咬牙的掄鐵尺往下落，蔡牽餓虎撲食，已經撲過來，撲的一把，竟把他鐵尺抓住一橫身，一個白鶴亮翅，單臂向外一揮，正用上平時練掌的式子，這一下，正打在趙大興的右肋骨上，噠噠咬啣一聲，這個趙大興身軀倒去，肋骨已折，這四個人完全毀在這院中，大班頭侯順是當時斃命，趙大興被打傷的也過重，也疼死過去，那卜成金永貴也是倒在地上，連聲咬啣着，蔡牽從地上把卜成那口單刀抓起來，口中說着：「別叫這兩個小子走了，打發他們回老家去吧。」口中說着，撲奔這兩個近前，他就要把這兩個全剝了，老鳳一却躡身竄到他頭裏，把蔡牽擋住，老鳳一道：「蔡老二你先等等。」蔡牽道：「這種東西們一個留不得，多弄死一個，多給地方除一個害。」老鳳一道：「無須那麼作，我們完全是好朋友，這羣狗腿子們，怔把我們當作殺人放火的強盜辦，逼到頭上，不得不這麼對付他們，現在叫他們認識了老子們的厲害，更叫他們這個活口回去，也向那賊官那秋山知道知道，這完全是他糊塗官一手造成，我還要向他們問一件事呢。」

跟着到了那卜成身旁，老鳳一用腳尖子向卜成的肩膀上踢了一下，說道：「朋友，對不起，哥們幾個受委屈了，誰叫你們來的，誰是你們要命鬼，告訴你，老子們全是安分守己的好百姓，你們這羣萬惡的東西們，倚官仗勢，把我們逼得走向這條路，老實人在你們這羣手底下，只有受死，老子們不願意這麼死，現在借你的嘴告訴那賊官那秋山，他老老實實的在延平府作他的知府，發他的財，現在

老子們不受他的欺壓管轄了，咱們是各幹各的，只要敢再想對付我們，叫他提防着他那顆腦袋吧，好百姓會變成亡命徒，到現在我們什麼事全敢作了，咱們是各憑手段。」

這時蔡牽已經辨別出卜成的相貌來，遂向他招呼道：「姓卜的，蔡二爺逃出來了，本該把你小子也料理了，不過到今夜叫你認識認識蔡二爺是什麼人，你這狗娘養的也不是好東西，可是好朋友作事，寬有頭債有主，你也會幫助那個狗娘養的管莊用水磨的功夫，想把我那苦命的妹妹，給那管莊騙到手中，現在，叫你們這羣喪盡天良的東西也看看，蔡老二是錚錚的漢子，我那苦命的妹妹，更是乾乾淨淨的好姑娘，蔡老二從虎口逃出來，我那苦命妹子，表明心跡，自己吊死，血海深仇，蔡老二終要報，姓卜的，便宜了你，那個狗娘養的管莊，爲什麼不來，他現在那裏，姓卜的，你要說痛快話。」

「那個卜成抬了抬頭，向蔡牽道：「朋友，要想料理姓卜的，只管下手，咱們二句話沒有告訴你，身在八字門，吃糧當差，幹這份事，就得賣命，你是幹什麼的，我們是幹什麼的，別搞交情，蔡老二，姓管的現在延平府，他來不來，我們管不着，我知道，現在你們把腦袋掖在褲腰帶上，好吧，咱們走着瞧。」蔡牽抹了抹身上扎傷的血，哈哈一笑道：「姓卜的，你這麼嘴硬，就該給你一刀，可是你說的話倒很有道理，蔡老二不打死老虎，留着你這條命，好叫你看看我們終歸是誰死誰活，相好的咱們再見了。」老鳳一向佟天桂招呼着。問他的傷痕怎麼樣，佟天柱道：「可以，還去得了。」老鳳一更向那卜成說道：「姓卜的，今天你們來的四個人會擇在這，我們是越獄脫逃，殺官拒捕，罪名早已定好，只要有本事，把老子們再收進去，挨刀認命，咱們有言在先，你是捕快，我們是強盜，那時遇上那時算，可是天大的事情，漢子作漢子當，這個小村中，可全是好人，你們只要敢借着這件事，再向這

班鄉民訛索，拿無辜的老百姓填餉，小子們可提防着，那可怨不得老子們手黑心狠，不用等陣上見了，我們要放開手段對付你們這羣東西們，咱們是說了就算，我們決不往遠處走，找我們海面上見，相好的們，再見了。」說着話，老鳳一招呼着佟天柱甘文亮蔡牽往外走。

這裏這麼鬧着左鄰右舍那會不知道，可是誰敢再出頭多管，此時老鳳一頭一個把大門開了，闖出來，蔡牽跟佟天柱甘文亮也全走出家門，老鳳一低聲招呼：「快着點，我們到了船上就不怕了。」他頭一個剛走過兩三家門口，蔡牽隨在他身後，突然從黑影中閃出一人，伸手就抓蔡牽，蔡牽啊了聲，向後一閃，掄刀就刺，可是這人竟往後一閃，蹙退進旁邊這個小門內，聲音發顫的招呼：「蔡牽，別刺我！」蔡牽啊了聲道：「你是邱……」這人顛聲答道：「老二別嚷。」蔡牽趕忙湊到近前，低聲說道：「邱嫂，妳藏在這裏作什麼？」邱嫂這時戰兢兢的湊到蔡牽身旁說道：「老二，村口邊可還有人，他們在這門口商量一陣，我全聽見了，想法子從村後逃吧，好兄弟，我不願意你死在他們手中。」蔡牽抓着邱嫂的胳膊道：「好嫂嫂，我感念妳回去吧，我們走的了。」邱嫂輕輕把板門推開，溜進院去。

老鳳一也把腳步停住，甘文亮佟天柱，全在蔡牽身後，這時四人湊在一處，蔡牽道：「這羣狗娘養的趕情還有人。」老鳳一道：「好，咱們不能示弱，偏要闖一下子，好！把身形騰起，隨着我往前淌，小子們是不要命了。」這時老鳳一頭一個貼着北邊住戶人家的牆下一直的撲奔這小村口，黑沉沉稍遠一點就看不出一切，老鳳一提這支手七子，身形輕快，頭一個就向村口外竄過來，這裏是貼着山脚，村口邊正是一個斜坡，老鳳一仔細查看了一下，並沒有人跡，他低聲招呼：「蔡牽，往外闖。」

「頭一個，他順着斜坡就走下來，往前出來二三步，突然覺得腳下一絆哎喲一聲，身軀向前倒去，此時那甘文亮身形快，他口中招呼着：「當家的，你失腳了。」他往起一竄，他這一下，摔得更重，整個的一條繩子，兜在他雙腿上，這甘文亮哎喲一聲，順着斜坡滾下去，蔡牽把往前闖的身形猛然一收式，往一片土牆根一貼，這時從兩邊房屋旁，一連竄出三個壯漢，齊喝聲「強徒們那走！」身形撲過來頗疾，奔這兩個被絆倒的人撲去，還是真下狠手，一個是手七子，一個是單刀，一個是七節鞭，從甘文亮老鳳一身上就招呼，此時蔡牽早已在暗中細查，所撞出來的人，雙方的式子是同時，蔡牽餓虎撲食，猛撲上來，那個使手七子的，正在俯身扎甘文亮，蔡牽離着他近，身形這一撲過來，手中這口刀，照着這人肋上扎去，這個使手七子的突被襲擊，他把身形往後一仰，蔡牽的刀，順着他胸前扎空遞過去，這人還是兩把手七子，這一來蔡牽的一條右臂，整個的交給他，這個使雙七子的，也是延平府很著名的捕快裘榮他喝聲：「撒手吧！」右手的手七子，竟向蔡牽的腕子上，猛刺下來，蔡牽腕子上已經被手七子劃上，趕緊的身軀猛往地上一撲刀撒手，就這樣蔡牽一個懶龍伸腰，這兩隻胳膊，正正的兜在捕快裘榮的迎面骨上，嘖通的身軀正向南邊的一個籬笆門上倒去，那甘文亮，也在這時趁勢一個懶驢打滾，身軀翻出去，那老鳳一突遭暗算，這裏是三名捕快，一個是被蔡牽打倒的這個裘榮，一個使單刀的叫藍德，一個使七節鞭的叫喬秀，這三個他們全是不能高來高去，並且捕快頭兒候順，把他三人分派的圍着房屋安椿，提防着逃出來，好截堵，那知道一動上手，竟自連番失利，死的死，傷的傷，他們把守在門口的，已經聽到裏面的情形不對。

這三個捕快中以這個叫喬秀的最為狡猾，他竟招呼着裘榮和藍德，躲開門邊，悄悄的告訴這兩個

人，裏邊動手的情形，十分不利，分明是咱們人全落了下風，別這麼幹了，我們索性給他個暗算，到村口去等他，要不是蔡牽跟陳鳳兩個傢伙，我們只要擄下一個，就容易得手了，好歹也得留住一個，好交案，他們遂在附近的水井旁找到一根長繩，這喬秀相度好了地勢，在必得走的要路口這裏埋伏下，裘榮藍德兩個捕快，隱身在路口的兩邊斜坡這裏，喬秀却在村口裏面遠遠的望着蔡牽的住房那裏，趕到他們一出來，他看到黑影是奔了這邊，他遂趕緊竄到村口，向兩個伙伴打招呼，告訴他們，人準是往這裏走了，仗着他退下來的早，所以邱嫂攔住蔡牽並沒被他發覺，他可不知道除了蔡牽和改了假名的老鳳一之外，還有人，認定了只兩個人了，所以他囑咐裘榮藍德，只要兜躺下就往上撲，動手時手底下要狠，留一口氣就成。

趕到老鳳一廿文亮被絆倒，人往上一撲時，另外這一有接應可就毀了他們，那老鳳一猝不及防遭到暗算，他終歸是個老江湖，順着斜坡一滾，身軀已經停住，他更沒緊着往起竄，趕到藍德喬秀，一口單刀，一條七節鞭全照着他身上下手時，兩人是對面衝過來的，他身軀斜在道上，藍德這口單刀照着 he 雙腿刺，喬秀七節鞭是斜砸他上半身，這兩班兵刃一齊下，好個老鳳一，刀鞭下落，他竟用力用的往起一翻，反向斜坡上面轉了一個圈兒，這時刀剝空了，七節鞭落下來，這老鳳一順勢一個擺蓮腿，脚尖勾住了喬秀的迎面骨上，用力往回一提，自己可借着力量，身形躍起，往前一個夜七探海式，這柄手七子遞出去，哧的一下，扎入喬秀的右臂上，整給他穿透了，那個藍德，一刀砍空，刀剝在地，這是山邊，完全是石頭的道路，上面雖是泥沙，也是極堅硬的地方，刀砍空了，噲的一聲，人已經撒出去，趕到掄刀向前撲，那喬秀已經被這一手七子扎上了，哎喲一聲往下逃，藍德二次掄刀正往

這邊撲，這一下子他險些把喬秀劈成兩半，喬秀負傷前竄，這黑影裏動手是最危險不過，往旁趕忙一恍身，藍德的刀反砍了他肩頭一下，這一來，他是雙料的傷，騰騰的竄出四五步去，嘩嘩的也摔在道上，那蔡牽也在這時撲過來救應老鳳一，老鳳一已然得手，那個藍德一見傷了兩人，並且匪黨的人多，抹身想逃，蔡牽已然追上了他，呼的一掌打在他脊骨上，身軀倒向道旁，刀也出了手，蔡牽此時是渾身是血，老鳳一向蔡牽打招呼道：「老二，見好就收，咱們退了？」蔡牽也恐怕還有官人，趕緊的隨着老鳳一竄出永和村口，一直的撲奔江邊。

走到了山邊樹林子下，發現了七匹牲口，拴在樹林裏，這一來放了心，知道所來的人數，也就是所見到的，知道官人弄個全軍覆沒，走到半路上，迎面上行黑影如飛的撲過來，老鳳一等趕忙的向道旁撤，一按嘴聲咳的打了一聲胡哨，對面接了聲，跟着兩邊對報了字，老鳳一向蔡牽道：「老二，自己的人，我們接應到了。」這一班人定有十幾名，一個個全是短衣小打扮，各持利刃，雖是老鳳一不叫他們多留人，全退下去，但是他們在水面上依然來往的有自己小船，探查報信。

王阿七和姜小四被留在這裏等候，姜小四他認爲管船的這班人回永和村，實不妥當，一個延平府裏，越獄脫逃了重要的犯人，不會不發覺，這裏是留下兩隻小船，這姜小四叫阿七守在留地，他是和另一名弟兄，駕着這隻小船往東淌下去，江邊和陸路，雖不是一道，可是在深夜中，只要有些動靜容易覺查，果然延平府這一班捕快們下來的還是真快，全是騎牲口直奔永和村，這種地方輕易見不到官人深夜裏往四鄉來，趕到辨別着馬聲，果然是奔了永和村，姜小四的船趕緊翻回來，如飛的順着水面，傳起信號，打起胡哨來，叫人往牛頭灣裏報緊急信，調人接應，道路雖遠。來不了這麼快，可是沿

途上放哨的小船，剎那間就集合了十幾名，他們一邊往牛頭灣那裏遞信，一邊這十幾個人滿撲上來，幸而這裏自己的人安然脫險，在半路接應上，一班弟兄們趕忙的會合在一處直撲江口，這裏已經派了六七隻船在等候，老鳳一招呼大家一同上船，緊着退，因為這一帶，沒有掩護的地方，萬一延平府的大隊官兵再追下來，自己的人可就不易再退下去了，這就仗着延平府這班捕快們過於狂妄，認定了這班人只要追上，越獄的匪徒決不會再叫他走脫，並且那個昏庸無能的府台，他聽到有盜犯越獄脫逃，他決不忙着調兵追捕，他先忙着保護大獄，保護府衙，除去一班捕快放出城去，再不准出入，他只在本城中亂起來。

蔡牽等一班人，上船之後，安然脫險，順着這條水路，出來四五里水面上，一隻隻船全迎上來，趕到了高家壩水岔子最多的地方，那個胡當家的竟自帶着大隊的人，五隻大船，十幾隻小船如飛撲過來，這可決不是因為蔡牽，這全為的他們的首領老鳳一，他們已經覺得對不起人，老鳳一身陷延平府，他們一點舉動沒有，此時倒真安心不顧命的幹一下子了，大隊船合在一處，這個胡燦親自把這弟兄四人迎上大船，船上也敢起亮子來，蔡牽跟佟天柱全帶傷，迎進艙中，老鳳一道：「我們大隊船趕緊撤，可是從高家壩一帶，沿途上把放哨的船安置好了，現在我們不得不提防了，只要有信息趕緊傳下去。」胡燦答應着，船往前走，沿途他已經全分派好，蔡牽雖則是永和村的土著，這些年更改成了水面上的人生涯，因為這條水路是直通海口，他就始終沒到過這一帶，所走的這條路，十分險，可仗着使船的人熟悉路徑知道那裏水深那裏水淺，雖在黑夜間看不清楚這一帶的情形，可是有時這麼大船，竟直穿着葦塘走，蘆葦唼唼的掃着船艙，船隻左轉右轉，簡直是連方向全不易揣測！直到了四更左右。老

鳳一向蔡牽道：「二弟，放心吧，咱們現在才叫安然脫險，船已入了牛頭灣了。」

此時天已經到了四更過後，船隻漸漸的走得慢了，不一時船隻停住，老鳳一向蔡牽道：「你也過辛苦了，身上的傷痕也得收拾一下，咱們下船。」蔡牽跟隨着老鳳一修天柱甘文亮走出這隻大船，那胡燦此時却駕着一隻小船去分配手下的弟兄，各處按着形勢去令小船埋樁下卡子，以防意外，蔡牽跟着走出船頭，這裏雖則有些油紙燈籠，可是依然昏昏暗暗，一看眼前這片地勢，水面很大，水勢的力量也大，遠遠的望去，黑壓壓一片，全是葦塘，全是貼着一片水坡停住，跟着他們走上岸來，往遠處看看不真切，大致的情形，遠遠的似乎有山，在一二十丈外，隱現燈火之光，星星點點，有兩名年輕的弟兄，舉着兩盞油紙燈籠在前引路，順着這片水坡走上來，也是一片片一人多高的江葦，地方是荒涼異常，順着當中的一條道往前走出來，直撲奔前面有燈火之處，趕來到切近，看出這裏遠遠是起伏的高嶺成了一個背形，環抱着這片陸地，到處全是野樹叢生，亂石滿地在迎面，也就是十幾間房子，迎面一排較大的房屋，可是搭蓋的十分粗陋，完全是用木材木板蓋成的，那兩名壯漢把迎面的一個門拉開，老鳳一向蔡牽道：「二弟只管往裏走，這就是咱們的家。」蔡牽跟着大家一同走進屋中，在外面看看不怎樣，裏面好寬大的地方了，只於是房頂子矮，一排就有三四丈長，完全是明徹着，靠左邊却隔斷開一段，這屋中點着三支牛油臘，看屋中盡是些粗劣的桌椅陳設，胡燦跟着進來，蔡牽趕忙站起，現在蔡牽已經知道他們是牛頭灣這一隊船幫的首領了，忙向胡燦道：「當家的，我蔡老二不過是一個平常莊稼人，蒙你這麼另眼看待，拿出這種力量來，把我救出虎口，真叫我無法說感謝的話了。」

十水塢開山

胡燦忙的含笑說道：「二弟，別這麼稱呼，實告訴你，和你一同出來的才是我們這牛頭灣掌舵人，自己弟兄，往後咱們把客氣免去，這裏所有的人，全是走頭無路，萬分不得已，和我們聚合在牛頭灣，這裏找尋我們的生路，我們不這麼幹，就沒有我們的活路，你很像是一條漢子，從你永和村出事時起，我們知道的清清楚楚，實告訴你姜小四這孩子，很聰明很能幹，可是你不要疑心跟着你船上當水手，不只於對你沒有不利，你這次能够脫身逃出來，也就完全仗着他了，他在劍溪一帶，給我們作個眼線，時時注意着延平府一班官人們的舉動，所以在永和村一出事之下，這種萬人痛恨的情形，我們全是闖江湖的朋友，焉能袖手不管，本想早早的接你入幫，但是我們這種行當，還怕蔡朋友你不肯幹，我們只有暗中助你，想不到事情一天比一天緊，也沒料到延平府這班惡魔們，竟會對你這麼下起手來，被捕入獄，就是你自己不想法子脫身逃出來，我們也要下手了，現在你是一個無家可歸的人，你又是血性的朋友，更有一身好功夫，弟兄們決不會錯待你，倘若認爲我們這裏有什麼不合適之處，那時想走強盜，蔡朋友願意幹下去，弟兄們決不會錯待你，倘若認爲我們這裏有什麼不合適之處，那時想走，我們必助你離開延平府，蔡朋友，身上的傷痕不輕吧。」

蔡牽忙答道：「沒有什麼，全不是致命的傷痕，還沒放在心上。」可是那胡燦叫人取來刀傷藥，立刻給蔡牽敷藥裹傷，更給那佟天柱包紮了傷痕，胡燦這時却走向老鳳一邊，向老鳳一道：「當家的，咱們這件事，叫我現在想來，還是無地自容，我真得向你面前請罪。」老鳳一哈哈一笑道：「四

弟，咱們路上相遇時，我已和你說過，自己弟兄場中，不許有這種懷疑的情形，那一來，我們將來還怎樣處下去，我已經早和你說過，是我改變了姓名，爲是叫延平府這班快手們摸不清我的底，現在我牛頭灣雖則沒有多大力量，成全這點小小的船幫也非容易，我倘若事情不謹慎，風聲洩露，雖則不致於就全收進延平府大獄，也要擠得我們弟兄星散各自東西，無論如何，我們弟兄間的義氣爲重，我個人受刑吃苦，牛頭灣的船幫到現在依然存在，我逃出來依然有立足之地，這不是好了麼，現在有這一個好幫手，我尤其是高興，我們現在這點力量還小，總要好好的發展他一下，並且實告訴你，這個蔡二弟他自身經歷的那麼慘，其實他是個很有來歷的人，他不過是藏鋒銳，忍耐待時，等我慢慢告訴你，咱們弟兄中得了這麼個好幫手，正是我們大家弟兄之幸，現在我們把過去的這些小事不必談，弟兄們同心合力好好的整頓一下，我們總要爲一班受苦的朋友爭這口氣，倒要開一開延平府官家的勢力，往後我們弟兄非要想法子，在延平府府府亮亮萬兒，現在不過力量不夠，只好隱跡藏形，這麼避着官家的耳目，我就不信我們弟兄，沒有揚眉吐氣之時。」蔡牽在一旁聽着老鳳一忽然對自己捧得這麼高，反有些不安起來，自己真不明白他說的情形是什麼意思，個人身在難中，延平府大獄中又給了機會和他囚禁一處，個人看出他很是個江湖上的朋友，所以對於他一切事，沒有隱瞞的，連自己早年受苦受氣，窮困到幾乎挨餓的情形全沒隱瞞，告訴了他，他此時却說自己是有大來頭的人，這是什麼心意，可是蔡牽究竟是才被救到這裏，什麼話不佻多說多問，此時有幾個壯漢進來，一路張羅着，一邊有人到隔斷的裏間去收拾，從裏邊拖出，一份鋪蓋去，可是跟着又從外面弄進一付床板，往裏邊去支架，這時更在明間當中的地上擺好桌凳，不一時，有人送進來酒菜等擺了一桌案。

胡燦却向蔡牽道：「蔡朋友，今夜到來，倉猝間也沒法預備，略備水酒，爲蔡朋友們接風，爲我們老當家的壓驚，大家隨便吃些，也該歇息一下，此處只管安心，就是延平府的人不甘心，一時半時他先到不了這兒，這裏錯非是熟習路徑的就没法淌進來。」老鳳一却含笑站起，向蔡牽道：「二弟，別辜負了我們胡四弟的一番美意，來！身上那點傷，算不得什麼，喝兩杯解解悶倒也不錯。」蔡牽因爲這班人全是慷慨豪放，自己倒也不便拘束，一同落坐。

跟着王阿七姜小四全從外面進來，阿七却眼含着淚，來到蔡牽面前道：「管船的，蓮姑竟會走上這條路，這是真萬想不到的事了。」這王阿七一提這個話，把蔡牽的愁腸勾起，立刻面色變了，本來倉惶逃命，妹子陳尸未殮，自己總覺着對不起她，被王阿七這一提立刻流下淚來，咬着牙哼了聲道：「阿七，叫你看這蔡老二，我終會有報仇雪恨的時候，我一定再入延平府找他去。」老鳳一却向王阿七道：「阿七，你這個傢伙怎的又說這種話，勾他的心思，咱們不要再提這些事了。阿七姜小四你們兩人這種行爲，在我老鳳一眼中認爲你們是好朋友，來座下，我敬你們一杯。」阿七吓的往後退，姜小四也躲在這阿七的背後，連說着：「當家的，我們可不敢。」老鳳一却瞪着眼道：「什麼叫不敢，從此以後不准說這種話，現在我們大家的命是一條命，活一塊活，死一塊死，爲了這個小小船幫，要弟兄們拿出血性來去幹，上了陣，不怕死能賣命，就是好朋友，沒有事時，弟兄們全是一樣，沒有那麼些說的，坐下。」阿七和姜小四不敢不聽老鳳一的話了，因爲阿七雖則入幫不久，可是姜小四已經早告訴他，這老鳳一和胡燦全够厲害的，不犯規矩不誤事，全是你兄我弟好朋友，只要犯了規矩，他們是真下狠手，絲毫沒有情面，所以阿七此時很是不安，蔡牽倒是很坦然，身上帶着傷，本不能喝酒，但

是此時偏不帶出有傷怕疼，胡燦拿起酒壺來，挨個的面前滿了一大杯，自己却拿起杯來，向蔡牽道：「蔡朋友，這給你接風，給老當家的壓驚，咱們乾一杯。」大家把酒杯全舉起，一飲而盡。

老鳳一却把酒壺拿過去，他也挨個的全給斟了一杯，自己舉起酒杯來，向大家說道：「我只慶賀我們牛頭灣弟兄中得了一個有力的幫手，我們將來揚眉吐氣，全在我這蔡二弟身上了，大家乾這一杯。」蔡牽等全是一飲而盡，這裏酒剛喝過三四杯，一名弟兄進來說道：「報告當家的，金五爺回來了。」老鳳一一聽立刻站起來哈哈一笑道：「老五回來了，來得好，叫他快快進來，我要見他。」這弟兄趕緊出去，不大的工夫，從外面領進一人，蔡牽一看進來這人，這份相貌，在這種船幫中，就不是平常人物，好精神，並且也不像個粗魯人，生得五尺多高的身材，面貌端正，白白的一張臉面，不像一班水面上弟兄，滿臉風塵之氣，他是穿着一身短衣，提着一個大草帽，這人要是換上一件長衫，簡直像文人，一臉的秀氣，只有兩眼的眼角，微微的往上吊，帶着一股子英氣，可決不像胡燦臉上那股子凶氣，這人進得門來把大草帽子一拋，門邊一名弟兄接了去，他搶步向前，帶着十分驚喜的樣子招呼道：「老當家的，你居然回來了，怎麼無故的不打個招呼，離開牛頭灣，你到那裏去了。」老鳳一嘆道一笑道：「老五你先坐下，來得真巧，這算是給你備酒接風，從那兒來，可是我給你引見個朋友。」遂向蔡牽道：「二弟這是我最好的弟兄，金老五他名字單名一個冲字，不過沒有叫他名字的了，大約比你還小兩歲，你招呼他五弟吧。」更向這金老五道：「這是我的蔡二弟，單名一個牽字，是有血性有義意的好朋友，你們要多親多近。」蔡牽和這金老五可以說誰也不知道誰，彼此不過橫手客氣了一聲，老鳳一却叫弟兄添了一座，那金老五就坐在老鳳一的身旁，這金老五和那老鳳一談起他這次

出身所辦的事，蔡牽聽着有許多不懂的地方，自己來到這裏一切人全不熟，只有陪着他們用些酒，談幾句閑話，蔡牽是決不多言多問，酒飯已畢，天還沒亮，那老鳳一却向大家道：「我們應該略微歇息一下，也太勞累了。」此時胡燦金老五等一班人全退去，這裏只是老鳳一的住處，別人全另有歇宿之所，老鳳一把蔡牽領到裏間。

蔡牽看到這個暗間中，收拾得十分整潔，靠後牆那邊，對面設着兩架床的，牆上掛着幾件兵刃，更有六七身不同樣的衣服，也有水手們穿的，也有上流人穿的長衣，靠窗前設着一架桌案，上面堆着些字本子和文具，老鳳一指了指靠南邊的一座床舖向蔡牽道：「二弟，你很辛苦了，就在這裏歇息，我們談着也方便。」蔡牽點點頭，也不客氣，自己精神也覺得十分勞累，和老鳳一各自躺下歇息，睡了很大的時候，蔡牽醒來，見老鳳一已經不知什麼時候起來，不在屋中，自己檢點了身上的傷痕，他們給所敷的藥很有效力，個人走向明間，老鳳一從外面進來，向蔡牽道：「你起來了，現在覺得精神怎麼樣？」蔡牽道：「這點傷痕還算不得什麼。」老鳳一道：「他們出去了，你洗洗臉少時我帶你出去看一看這一帶的形勢。」蔡牽道：「我正想出去看看，來的時候太晚，我想把姜小四找來，叫他設法回永和村探聽一下，那裏的情形怎麼樣，那邱嫂是否照我的話去辦，不什麼牽連沒有，這件事我終不放心，還有這裏的事，我也願意盟見你把真實的情形告訴我，也好叫我安心。」老鳳一含笑點點頭道：「二弟，這些事不用再記掛着，永和村和延平府已經有人去了，我們也要查一查，延平府官家的情形，他死傷了這麼多人，決不肯就善罷干休，好在我們這個地方十分隱僻，這一帶是一個極荒涼沒有注意的地方，出海口的商船客船決走不到這裏，這裏的情形當然要告訴你，並且我還有極要緊的

話和你說。」蔡牽點頭答應着，老鳳一招呼進一名弟兄來，打臉水泡茶，蔡牽一切收拾完，老鳳一叫那名弟兄退出去，不呼喚先不用進來。

兩人落坐吃着茶，老鳳一向蔡牽道：「二弟，你究竟把我們這班人，看成怎樣人物，你只管說出來，你我弟兄自從結識以後，我認定了你是一條漢子，咱們將來定要成了生死相共的弟兄，你有什么話全能和我講，」蔡牽道：「盟兄，你還可把我問住了，不過我有一種想法，就是我所個人所遭遇的這些事，我這條命能活到今天，和白搶得一樣，請弟兄們不必懷疑我蔡牽，到此時什麼全敢作了。」老鳳道：「你大約很有些懷疑，我們這些人真個是一班海盜，殺人放火的強盜，其實你放心，我們還不是那種自暴自棄的人，所集合的這些弟兄，全是在水面上謀生，受盡了種種的欺凌，殘虐，我們被逼得走向這條路，現在我們成立這個小小的船幫，在這沿海一帶，以大宗的走私鹽為主，並且專和一班稅卡子上作對頭，我們一方面為的是顯得這個船幫的挑費，二來也為航路上受盡欺壓的商販們出惡氣，你也在航路上跑過，大約也短不了看到了沿途各官卡對付商家客運那種殘忍手段，越是那些零星的商販們，謀蠅頭之利的一班苦朋友，常常的被他們逼出人命來，所以我們聚集了這班弟兄，現在有這七八隻大船，三十多隻小船，在這沿海一帶，就作這種行當，我們決沒有殺人越貨，擾亂商旅，現在你已經和我老鳳一成了生死的弟兄，咱們是禍福相共，我所以也敢掏心吐胆的和你說，這位胡當家的，當和我們倒是一手創立牛頭灣這個船幫的弟兄，論起來，我們應該本着江湖義氣，誰也不許對誰有懷疑之心，只是近來這胡老四頗有些自私自利，生出野心來，他雖有些本領，也不見得怎樣高明，並且他也沒有那麼大的力量，收拾人心，只是手段黑些，心腸辣些，他又是創立這個船幫的人，雖則

有對他不滿的情形，可是誰也不肯對他翻臉，此次我在延平府的邊界上，蘆花蕩，飲酒誤事，落在了延平府的官長手內，我也是一半顧忌着所有弟兄成立這個小小船幫的不易，一半也要趁這個機會看看胡老四的行爲，所謂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果然他竟自露出本來面目，我陷身延平府大獄，固然是他們得到信息，可是從成立船幫起就由我老鳳一作領頭人，對於我生死不明之下，他能够用全力打聽我下落，又何嘗得不到我的信息，這航路上的耳目極靈，信息也極快，可是他竟把我置之度外，尤其是我一回來更看到他的居心，他完全認爲我這個人已經不在人世，不定毀在什麼地方，他把我所有的一切東西，完全給搬出這間屋去，直到我們一同出獄，他得到信息，這才趕緊的把我所不用的東西，完全放進這間屋中，我用不着什麼人來報告，一望可知，這種居心，違反了我們船幫的義氣，這種情形我們決難長久的處下去，不過蔡老二你放心，我決不動他，並且責人不如責己，或者我老鳳一也有行爲不當之處使他不滿，現在我們的力量薄弱，更不宜自起內亂，這是最危險的事，物不先腐而後虫生，這是必然之理，倘若弟兄們鬧起意見來，外人再乘虛而入，這點小小的力量實在抵不住意外的摧殘，蔡老二，你也是一條漢子，尤其是昨夜來動手的情形，使我過分驚異，你可不能再瞞我，你究竟練過多少年的功夫，手底下有這麼重的掌力，你說你沒投過師學過藝，我實在不信，二弟，說實話與你本身很有關。」

蔡牽忙的說道：「盟兄，小弟從來不願意說假話，我雖沒念過書，倒還明白些，道理，欺人就是欺己，我只有的一條直爽性子，一腔子熱血，一肚子不平，除此意外，任什麼沒有了，我已經告訴過盟兄，只是給人家作腳夫時得到少林僧淨業和尚的指點，盟兄你也看見過，我就是

我整天也得跟那牢房的磚牆較較勁，幾年來也只練了這麼點力量，我若是真個手底下明白，還會弄這一身傷麼。」

老鳳微微一笑道：「很好，我得信你的話，你這種有恆心最難得，老二，現在你不要輕視了自己，可惜你沒遇上武術名家，詳細指點你，可是少林僧這一點訣竅，千金難買，這是少林寺很厲害的一點功夫，這裏面的情形真是叫人難測，不知道這位少林僧是懷着什麼心意，這種大力金剛手和鐵錘禪功，凡是經過名師練過內外家功夫的，對於這種功夫，會起一種嚮往之心，就是很難得到，不是少林寺的嫡傳，不容易得到這種難得的指點，我對於你還有一種看法，就是當那和尚因為你跟隨他身邊相處的日久，你是一再留心一再懇求，和尚對你指點了這種功夫，他是決無把握，認定了你決不會練出成就來，可是他一個出家的僧人，不作欺心的事，對你傳授了真實的掌法，這就是要看你個人的福份如何，想不到你在這兩手掌力上，下了苦工，你尤其是天生有這麼好的體格，所以你現在雙臂上打出去至少有五百斤的力量，你只要肯用心，我再教你些小巧的功夫，你足能够在武林中耀武揚威。」

蔡牽道：「盟兄，得了，你幹什麼把我捧得上了天。」

老鳳一正色說道：「二弟，我決不和你說玩笑話，蔡老二，有胆量沒有？」蔡牽冷笑一聲道：「盟兄，大清早晨，你又沒吃酒，這是怎麼講話，可是咱們哥兩個既然是打算從此死生在一處幹下去，蔡老二無論到了什麼時候，決不會變心，可是我可得跟你講價還價，我這血海深仇不報了，我是什麼也不幹，只要把這件事叫我作到了，刀山油鍋，蔡老二要是皺一皺眉頭，就不是漢子了。」

老鳳一微微一笑道：「你錯會了意蔡老二你和老鳳一處的日子還淺，你認為我們這點力量把你救

出來，就得指使僂小子去得給我們賣和麼，蔡老二，我的野心很大，現在這點船隻實不如我的意，你有胆量好好的幹一下，現在我們弟兄間有點隔膜，我這份當家的要讓位了。」蔡牽道：「你想走麼，我可跟着你，男子漢大丈夫說話，不能反覆，咱們已經說在頭裏，生死在一處，你讓了位這裏你還能呆麼。」老鳳一道：「爲什麼不能呆，我不能把這點力量交付與胡老四，他不佩作領袖人物，現在我認走了只有你能够作我們這把金交椅。」蔡牽哈哈一笑道：「你這簡直是取笑，這種事我蔡牽沒有那麼大力量拿不起來。」

老鳳一瞪眼說道：「蔡老二既然不甘心死在延平府大獄中，逃出這條命來，就得轟轟烈烈作一下，我焉能和你取笑，你放大了胆，聽我的吩咐，我叫你怎麼幹，你怎麼幹，現在你進來先給我們這牛頭灣開闢江山，擴大船幫，從此你再不要提你究竟有什麼能爲，這牛頭灣已不是常久呆下去之地，我們索性往東海，一帶重立船幫，不過這裏面可有個方法，並且要借着你變掌威力，我帶着你在附近一帶收拾六七處小船幫，叫他們全歸附到我們手下，離此也就是二十多里，在海口附近，有一處比較這裏尤其嚴祕的地方，這是我個人早已留心探出來的一個棲身之所，名叫黑水澳，比這裏形勢尤其得地利，是一個很好的水塢，能守能走，進這黑水澳的地方，只要放上四個人守在那裏，就讓他千軍萬馬，也難衝進去，可是裏面還有一條極隱僻的道路能够通到海邊上，那裏只要有人稍加佈置，把那條祕密的道路，淺灘的地方，開闢一下，就是一個出路，不過，只憑我們牛頭灣這點號召，恐怕還不易收拾人心，蔡老二，你附耳過來。」這老鳳一在蔡牽耳邊低低的說了一陣，蔡牽不住的點頭，遂向老鳳一道：「咱們這等於買賣交易，我一定聽你的指示，我破出這條窮命不要，幹一下子，弄好揚眉吐氣

，弄不好，也不過是一條窮命而已，沒有顧惜的，可是你不幫助我把這個活冤家對頭收拾下來，我蔡老二任憑闖出多大萬兒來，我認爲也落個無恥之徒，妻，妹，全遭到那麼慘死，自身被塞得沒有立足之地，我算得那一門子英雄。」

老鳳一道：「蔡老二，你信服這個盟兄，以後少和我說些麻煩事，你只要即日起和我憑信用，收拾散在附近一帶的船幫，你給老鳳一個日期，我敢和你說這句大話，依限交人成不成？」

蔡牽道：「盟兄，你要原諒蔡老二，我想起這件事來痛心。」說着話淚流下來，跟着道：「我不能那麼不盡人情，我自身的事，強人所難就不是漢子了，這麼辦，我先報答報答你這番待我的好心，我先把黑水澳成立起來，可是開張作買賣那天，必須是我報仇雪恨之日。」

老鳳一站了起來，向蔡牽道：「蔡老二，伸出手來。」蔡牽把右掌往外一伸，老鳳一向他掌上「叭」的擊了一下，厲聲說道：「我們一言爲定，就這麼辦了，不許你再問我，我作不到，我把我自己料理了，蔡老二，你還不放心麼。」蔡牽拭了拭淚，向老鳳一點點頭道：「請你立刻召集所有牛頭灣的船幫弟兄，我要宣佈我的作法。」老鳳一點點頭道：「這是必辦的事，現在還不成，大約得到晚半天，走，咱到外面轉一遭，你也識識路徑，他們大約全得過午後才能回來。」老鳳一領着蔡牽走出屋中，蔡牽這才看出，這是一個很好的地方，不過這個地方好雖好，實是個死地，往水灘一帶望去，全是荒涼的葦塘，一條條的水路，有的地方全看出來下面盡是暗礁，黑夜間這種地方尤其寸步難行，老鳳一又帶着蔡牽上了小船，叫水手們蕩着這隻小船，在這一帶轉了一週，蔡牽把這一帶道路全記清，向老鳳一道：「地方倒是很好，可惜是個死路，並且這種地方，將來保不定出事，就是官軍不易衝進

來，可也容易被人困住，我們趕緊的照着所定的辦法下手。」蔡牽和老鳳一仍然回轉裏面。

到了晚半夜，所有這船幫的人陸續回來，那金老五最後來到，却向老鳳一報告，永和村在天亮後，城裏才有派來官人接應，還算好，居然對永和村的人，沒什麼招擾，並且官人們這場慘敗，大約他們也有些懼怕了，對於蔡牽家中的陳尸，官人竟不肯下鄉來檢驗，只令于家塘的地保到永和村照料着掩埋，可是那邱嫂竟出頭向地保說明犯罪的只有蔡牽一人，他妹妹是一個姑娘人家，並且身遭慘死，邱嫂自認和她是姐妹，願意出錢收尸買棺木收殮，這種事，大約地方上也有個耳聞，蔡朋友這一逃走他們也不敢過分的結仇結怨，所以對於邱嫂沒有什麼刁難，勒索，順利的盛殮起來，府城中，已經出了佈告，懸賞緝捕越獄脫逃殺官拒捕的蔡牽陳鳳，至於派兵搜索買眼線踩訪這些事，我們倒不便管他，任憑他去幹好了。」金老五更向老鳳一耳邊說了兩句，老鳳一點點頭，向他說道：「這件事終歸要老五你成全。」金老五點點頭道：「交給我了。」老鳳一立刻吩咐，在這迎面的房屋前擺起五桌酒席，所有船幫的人，除了水口子下卡子的弟兄之後，全行入座。

蔡牽却在這桌子上向大家發表自己原本是在東海一帶掌管着船幫的首領，不幸船幫出事，弟兄們星散開，自己回到永和村，正在暗中召集所部，已經要下手收拾延平府一班貪官污吏之時，突然一落在他們手中，此番自己已經落到毫無牽掛，倒要好好的和弟兄們幹一下子，在這一帶，要給延平府一個大警戒，爲一班受害的商民百姓，洩憤復仇，無奈牛頭灣這點力量單薄，一旦出事，就要弄個瓦解冰消，我蔡老二要給牛頭灣的弟兄們動點力，我在十天之內，要把這沿江一帶和海口附近，所有零星小股船幫，收入牛頭灣，我要移舵到黑水澳，樹立水澳幫，也正好我們原有的幫口，是以鳳尾爲記

，牛頭灣的報字，也正是一個「鳳」字，這正成了一家人，我蔡牽沒有私心沒有奢望，只要能容許我存身立足，我願與兄弟們共生死。」老鳳一把姆指一挑道：「蔡老二，這是我們想作作不到的事，你能够給我們小小船幫發展起來，老鳳一願意讓給你這把金交椅。」蔡牽道：「盟兄，你要這麼講我是立時離開此處，我蔡老二，只知道腳踏實地去做，咱們別說空話，先把事情辦下來，叫弟兄們看看。」老鳳一，胡燦等全是十分歡欣的願意蔡牽這麼幹一下，蔡牽還是沒有多少話交代，這一席酒吃過後，到第二日，老鳳一已經吩咐下，本幫船隻，全行集合水塢，不准出去走買賣，挑選了兩隻大船，二十名精壯弟兄，老鳳一，金老五，胡燦跟隨着蔡牽要在這牛頭灣沿江一帶以威力收集小股的船幫，黑水澳樹立起水澳幫，蔡牽在作總舵走之日，老鳳一實踐前言，叫金老五把個那萬惡的管莊弄到黑水澳，蔡牽開壇復仇這些事全在續集中交代。

(完)

（白羽武俠叢書）

俠 隱 傳 技

祕 谷 俠 隱

牧 野 雄 風

摩 雲 手

上海勵力出版社印行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公元一九五〇年四月版

長篇武俠小說「閩江風雲」

全冊基價

著 者 鄭 證 因

發 行 者 劉 彙 臣

出 版 者 勵 力 出 版 社

上海四馬路復興里五號
電報掛號五三一〇九九

分 售 處

天津 哈爾濱道效康里 勵益書店
 青島 莘縣路市場 新明書報社
 北京 楊梅竹斜街 新華書局
 漢口 洪教益巷 青島書局
 南京 救國路 大陸書局
 蚌埠 國貨路 三山書社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鄭證因武俠叢書

鷹爪王

貞娘屠虎

子母金梭

武林俠蹤

大漠驚鴻

鐵傘先生

五英雙鱗

雲中雁

龍虎風雲

關江風雲

嵩嶺雙俠

火焚少林寺

巴山劍客

五鳳朝陽刀

金刀訪雙鯨

崑崙劍

離魂子母圈

江漢俠蹤

女俠燕凌霞

鐵獅王

雙鳳殲仇

鐵獅鏢

邊塞雙俠

鐵獅旗

王度廬武俠叢書

鶴驚崑崙

香山俠女

寶劍金釵

龍虎鐵連環

劍氣珠光

新血滴子

臥虎藏龍

紫電青霜

鐵騎銀瓶

繡帶銀鏢

續鐵騎銀瓶

冷劍淒芳

寶刀飛

紫鳳鏢

洛陽豪客

燕市俠伶

風塵四傑

金剛玉寶劍

上列各書由

上海勵力出版社印行



上海勵力出版社